

舞臺劇本組 · 入選

得獎人 廖雪君

畢業於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藝術創作
研究所劇本創作組。臺北人。喜歡
劇場。



等天亮

人物

黃云翰：男

謝佳瑩：女

王貴珠：女

蕭立仁：男

阿金伯：男

陳寶兒：女

阿鳳姨：女

組長 男

心理醫生 女

陳母 女

序場

▲ 滴答滴答滴答，時鐘的聲音持續著。

△ 暗場中，追光燈在牆上打出一顆月亮，緩慢的從新月、弦月、
滿月，來回變化。

- ▲ 接著不同的質感、大小、快慢、頻率的聲音，漸次發生。
- △ 月光開始移動，照到在黑暗中的人們。
- △ 謝佳瑩將藥罐子打開，倒出一把藥，一顆丟掉，一顆丟回罐子。
- △ 黃云翰穿著整齊完美，拉鬆領帶，將袖扣解開，又拉回，將服裝整理完美。
- △ 陳寶兒從胸罩裡拿出一隻紙鶴撕裂，再拿出一隻紙鶴掛到繩子上。
- △ 蕭立仁跳了一個舞步，左右觀察有沒有人，又轉了一個圈，接著假裝讀書。
- △ 王貴珠微笑的拿著很長很長的布，或快或慢的剪碎、扯破)
- ▲ 燈光隨意來回幾次，轉換。
- ▲ 燈暗。

場次 1

- △ 王貴珠拿著錄音筆，來回踱步，思考了一會兒，按下錄音筆開始錄音。

王貴珠：關於我這次的新書，書名叫做《創造人生的日出》。人的一生，有很多受苦的時候，就好像被關在一個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裡。有很多疑問、後悔甚至是仇恨、不能原諒。人不能只在暗處中等待光明，人生的日光是自己要爭取，要為自己創造美麗的日出時刻。書中也有提到一些我自己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我先生過世很久，他離開之後，生活

對我而言真的是黑暗無光，加上我家裡一連串的事情，有好一陣子的時間，我很沮喪。我待在房間裡足不出戶，每天只能抱著兒子哭。我兒子是那一點星星之火，點燃我迎向陽光的動力與熱情。至於我是怎麼面對的，就請大家看書囉。跟大家分享幾個小故事，是關於原諒的，這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有它美好的一面……

▲ 手機鈴聲響起，王貴珠按下暫停，拿起電話。

王貴珠：國際電話？誰啊？（接通）喂，我是王貴珠……喂，妳收訊不太好，妳哪位？（訝異）喔……貴琳啊。有……喜帖我有收到，恭喜妳了。但我可能沒辦法參加，我下個月有三場演講，立仁也要上學不好請假。還好吧，這個家就剩我們兩個人，而且美國那裏沒那麼多禮數，跟妳先生說一下，說妳姊姊真的很忙，沒有辦法出席，總不會不能諒解吧。就先祝福妳了，希望妳這次可以長長久久。我在忙，先這樣了。

△ 王貴珠掛上電話後，從一疊廣告單中拿出喜帖看，不以為然的塞回廣告單中，拿起錄音筆，重新思考整理了一下，電話鈴聲又響起。

△ 王貴珠接起電話。

王貴珠 喂，是……你好啊。我可以說話，請說。是什麼類型的講座？嗯……是，可以。下個月嗎？可以啊，我下月時間是空的，你們先搶先贏囉。

▲ 燈暗。

場次 2

△ 警察局。組長從外面進，伸展了一下疲憊的身體，倒了一杯茶喝。

△ 蕭立仁在另一張椅子上睡著。

△ 陳寶兒用醫藥箱處理手上的傷，擦藥。

組長：天快亮了。一個晚上處理一堆小鬼，累死人。妳手還好嗎？

我看看。來給我。（接過寶兒手中的膠布）我幫妳貼。女孩子不要逞強，要知道保護自己。

△ 組長在陳寶兒的傷口上輕吹，輕輕的、仔細的將膠布貼上。拉著陳寶兒的手檢查是否有其他地方受傷。

陳寶兒：我知道。謝謝組長。

△ 組長盯著陳寶兒看。

陳寶兒：組長？

組長：喔，外面那個立牌把妳拍得真漂亮。那個笑容，嘴角的角度抓得剛剛好，妝畫得也很自然舒服，女生妝太濃不好看。像你這樣，警察親善大使，不錯不錯。你笑一個看看。

陳寶兒：組長？

組長：笑嘛。

陳寶兒：這樣？

組長：對對對。啊，你都不知道有多少人想把那個笑容偷回家收藏。好像那些大明星拍廣告，都會有粉絲偷海報、偷立牌一樣。

陳寶兒：太誇張了。

組長：絕對不誇張。你調來才一年多，局裡面從上到下，還有附

近的居民都很稱讚妳。連那個王奶奶的小孫子，每次經過的時候都吵著要找警察姊姊。寶兒啊，那個 ... 我 ... 我想 ...

△ 組長突然看到蕭立仁，轉移話題。

組長：還在？這小鬼是怎麼樣？

陳寶兒：喝醉酒駕，自己倒在路邊，小張帶回來的。沒有事故也沒有受傷。已經測了酒精濃度 0.2，還沒聯絡他的家人。

▲ 電話鈴響。

組長：找找看有沒有聯絡方式。

陳寶兒：好

△ 組長接起電話。

△ 陳寶兒將蕭立仁的後背包打開，拿出面紙、濕紙巾、乾洗手、水瓶、摺好的頭巾、整齊疊放的書和資料、手機、皮夾。

組長：110 你好，是，是，地址是……。什麼情況？樓上一直發出聲音？用東西刮地板？還有……是……持續多久了？斷斷續續……。是。還有無聲電話？好，我們會派人過去一趟。

陳寶兒：有潔癖喔。（拿起蕭立仁的手機查看）關機。（拿起蕭立仁的皮夾，抽出身分證）蕭立仁……

△ 陳寶兒翻著蕭立仁的皮夾，若有所思，將東西收回包包。

組長：寶兒，小鬼醒了筆錄做一做。對面 100 號那棟大樓有狀況我去看一下。

陳寶兒：好。

△ 陳寶兒走到蕭立仁旁邊，抬起他的臉撥開瀏海看，將蕭立仁的臉放下。

△ 組長離開。陳寶兒撈起蕭立仁的外套幫他披上，蕭立仁因此醒來。

蕭立仁：嗯，頭好昏，你不睡覺啊？演講稿寫不出來？我要上廁所，
奇怪……我們家廁所去哪裡了？

△ 陳寶兒往側臺一指。

蕭立仁：咦？在那裡嗎？（經過陳寶兒）嗯……妳今天頭髮好香……
嗯……這味道好熟……

△ 蕭立仁搖搖晃晃離開。陳寶兒將桌椅拉好，資料夾攤開，準備
做筆錄。蕭立仁驚叫著跑進。

蕭立仁：啊……這是哪裡？我在哪裡？

陳寶兒：警察局。醒了沒？坐，該做筆錄了。

△ 蕭立仁恍惚坐下，人還沒完全清醒。陳寶兒邊問話邊在本子上
紀錄。

陳寶兒：蕭同學……

蕭立仁：妳是誰？妳好眼熟……

陳寶兒：你酒駕，醉倒在路邊，身分證、行照、駕照給我。

蕭立仁：喔，好。

△ 蕭立仁掏出證件交給陳寶兒，陳寶兒接過證件時，蕭立仁盯著
陳寶兒，突然大叫。

蕭立仁：是妳！終於找到妳了。妳不是說會去嗎？我去 night to
night 好幾天了，都沒有看到妳。

陳寶兒：（往裏頭看）你說話小聲點。

蕭立仁：阿，先把手機號碼給我……

△ 蕭立仁忙找手機，正要開機又放棄。

蕭立仁：不行，現在開機會有 200 通未接來電。寫在我手上好了，
寫在手上就不會掉……

△ 蕭立仁抓陳寶兒的手，把筆尖抵在自己手心。

蕭立仁：快寫啊……

△ 陳寶兒用筆用力戳了蕭立仁的手。

蕭立仁：啊……妳幹嘛，很痛耶……

陳寶兒：醒了沒？

蕭立仁：醒了。

陳寶兒：那繼續。

蕭立仁：……妳是警察？妳怎麼會是警察？……啊……所以那天手銬是真的啊！……哇賽……

△ 蕭立仁看看自己的雙手，又想去抓陳寶兒的手。陳寶兒一個擒拿反折他的手掌。

蕭立仁：啊……警察打人啊……

陳寶兒：從現在開始不准問問題、不准講自己的，我問什麼你答什麼。了解嗎？

△ 蕭立仁點頭後，陳寶兒鬆手。

陳寶兒：幾歲？

蕭立仁：22。……妳幾歲？

陳寶兒：從那裡離開？

蕭立仁：Night to night。……（喃喃）難怪妳知道要怎麼躲臨檢……

陳寶兒：噓。（看了一下裡面）這是我的工作，你現在在警察局，我同事還在裡面辦公。我現在在工作，我們把該做的事情做好，請你配合。了解嗎？

蕭立仁：妳是警察……媽呀妳是警察……我居然跟一個警察……

△ 陳寶兒用力把資料摔在蕭立仁面前。

△ 蕭立仁看了一下資料，留意到某個欄位。

蕭立仁：承辦員警陳寶兒，妳的名字？很可愛耶。

陳寶兒：基本資料確認一下，內容看有沒有要補充或更正，沒問題

就在這邊簽名。罰單之後會寄到戶籍地址，記得在期限內繳納。

蕭立仁：罰單！

陳寶兒：是。我也很想幫你，但這個我幫不了。

蕭立仁：完了，不能被發現……

陳寶兒：抱歉，依法行事。另外你的機車駕照吊扣一年。這一年內請不要無照駕駛。

蕭立仁：怎麼會這樣……車子是我的命……

陳寶兒：確認完了記得簽名。

△ 蕭立仁無奈簽上名字，陳寶兒用力把資料夾闔上，夾到蕭立仁的手。

蕭立仁：暴力耶……

陳寶兒：打電話找人來帶你回去。

蕭立仁：妳沒有跟我媽聯絡吧？我會死喔，妳這樣是謀殺喔。（頓）那……有沒有可能……去……妳家？

陳寶兒：喂！

蕭立仁：那不然給我妳的電話…

△ 陳寶兒眼神確認了一下裡面和門口的動靜，伸手抓住蕭立仁的領子。

陳寶兒：我警告你，這是警察局，你要是亂說話影響到我……

△ 組長進，陳寶兒立刻鬆手，組長看著兩人，嗅到一絲不對勁。

組長：有什麼問題嗎？（認出蕭立仁）喔……是你啊……敢酒駕，不要命了你……

陳寶兒：組長，還好嗎？

組長：半夜鄰居糾紛，小事。不過那家太太堅持鄰居要騷擾她，

可能有其他過節。小鬼半夜不回家在搞什麼啊？

蕭立仁：唉唷……鄭叔叔……

陳寶兒：組長？他……

組長：就住 100 號那棟大樓，他媽我認識，名作家喔，蠻厲害的。
酒退了就自己回去。酒駕會要命，你今天只是命大。要注意安全。

蕭立仁：知道了。

組長：今天的事情我不會跟你媽講，你自己想辦法找個理由矇過去。快點回家。

蕭立仁：耶……

△ 蕭立仁杵在原地不動，對著陳寶兒比出電話的手勢。

組長：耶什麼？還不走。

蕭立仁：喔，我在想電話號碼……

組長：想什麼電話？

蕭立仁：沒有啦，我在想一個朋友的電話號碼，我之前跟她在
night to night 認識……

陳寶兒：（打斷）同學，你這邊漏寫了。

蕭立仁：什麼？

陳寶兒：麻煩你來一下。

△ 陳寶兒在蕭立仁手上寫下電話號碼。組長似有似無的瞄了一眼。

陳寶兒：你可以離開了。

蕭立仁：掰掰…

△ 蕭立仁離開，邊走邊對著陳寶兒擠眉弄眼。

組長：怪里怪氣。現在年輕人是怎麼了？喝了點酒就飆車，以為自己是什麼超人還鋼鐵人。這小鬼，別看他乖乖的，鬼靈

精得很。媽媽管得嚴，小鬼越會找漏洞鑽。（頓）跟他有什麼來往會自找麻煩的。

陳寶兒：喔。

組長：多值幾次夜班就什麼都會遇到。妳最近才剛開始輪夜班，很多事情不熟悉。我想說妳……以後都跟我一組好了，我可以教你。這樣妳也比較快上手。

陳寶兒：跟組長一起很讓人安心呢。

組長：那個……等一下我們一起吃個早餐。妳被選上親善大使是好事嘛，值得慶祝。我請妳吃飯。忙一晚上也累了，吃完送妳回去休息。（頓）怎麼了？

陳寶兒：不是所有男人都能理平頭，尤其是後腦杓到脖子這邊的線條，要好看不容易。我發現……組長很適合。

組長：是嗎？

陳寶兒：嗯。

組長：（看外面）啊……怎麼還沒天亮？

陳寶兒：快了。

▲ 燈暗。

場次 3

△ 客廳，桌上有擺盤漂亮的西式早餐，有 scone、土司、果醬、咖啡和生菜沙拉等，謝佳瑩準備早餐中，非常仔細講究的把餐具排放整齊，餐桌上的每個小細節都不放過。

謝佳瑩：我不懂耶，為什麼一天到晚都有人要找我麻煩？我想要安

安靜靜地過日子有這麼難嗎？每天都乒乒砰砰的……

黃云翰：怎麼了嗎？

△ 黃云翰帶著襯衫、背心，領帶拿在手上，帶著公事包走進。

黃云翰：是管理員、快遞、還是……（頓）我媽有打電話來嗎？

△ 謝佳瑩瞄了黃云翰一眼，幫他倒咖啡，見黃云翰拿起叉子吃沙拉，伸手阻止。

謝佳瑩：欸，拿錯了，沙拉叉子是這支。

黃云翰：對不起，我沒有注意到。我幫你問到你想要的酒香麵包和迷迭香麵包，在我們家後面橋下一間麵包店……

謝佳瑩：橋下……那邊不是菜市場嗎？

黃云翰：沒有，那邊已經是尾端了，不算……

謝佳瑩：那就是菜市場。那條街，那個範圍，那一區就是菜市場。市場裡面很不衛生，你怎麼會往那邊找。

黃云翰：那間店真的是很道地的……

謝佳瑩：我不管，反正我不能接受，你再找找有沒有別的。受不了耶，你就喜歡路邊攤菜市場，可以不要這麼粗糙的過日子嗎？

△ 黃云翰揉捏脖子。

謝佳瑩：沒睡好？不是從小吃苦長大的？怎麼換了個枕頭就睡不好。（頓）你就是太累了，一直用電腦都沒有變動姿勢，才會覺得脖子不舒服。（頓）你昨晚有聽到電話聲嗎？

黃云翰：電話聲？（趕緊拿出手機察看）我手機沒關嗎？

謝佳瑩：不是，是家裡的電話聲。

黃云翰：……嗯……沒有。

謝佳瑩：響很久而且打了兩通，你都沒聽見嗎？那你有聽見樓上的

一直在乒乒砰砰、叩叩叩叩，又好像拿什麼尖尖的東西刮地板嗎？

黃云翰：……沒有。但有可能是我真的太累了。（頓）妳昨天晚上沒吃藥嗎？

謝佳瑩：有啊。我都有按時吃藥，不信你看。

△ 謝佳瑩欲拿藥瓶，黃云翰按住他的手。

黃云翰：不用，妳有按時吃藥就好，醫生有說，按時吃藥狀況才會改善。

謝佳瑩：我覺得我好多了。要不是因為電話響，我根本就可以一覺到天亮。

黃云翰：還是要多注意，醫生不是說，這個病 ... 嗯 ... 失眠的症狀不能輕忽。

謝佳瑩：不過就是失眠而已，大驚小怪。

黃云翰：還是要聽醫生的話。

謝佳瑩：你不覺得醫生的笑容很假嗎？

黃云翰：什麼意思？

謝佳瑩：一種假裝專業的樣子。她一定是經驗不多，所以需要這種方式假裝。這種女生看多了，用表情假裝專業，事實上都暴露自己的不能。

黃云翰：人家是醫生，沒有必要演戲給我們看。

謝佳瑩：你不知道醫生才會演。那種過度溫暖的笑容，看了實在很不喜歡。我的生活又沒有什麼壓力，要不是樓上的鄰居太討厭。

黃云翰：蕭太太？之前漏水的事情不是都處理好了。人家把浴室打掉換了水管……

謝佳瑩：那我的牆壁誰賠我？那個水這樣從廚房的牆上滲下來，一

點一點都是水漬。那天我在揉麵團，我的麵放了一天一夜，她那幾滴臭水下來就都完了。

黃云翰：人家都道歉了，不是還送了禮盒來嗎？沒事就好了嘛！

謝佳瑩：黃云翰。一個爛東西就把你收買了啊？你什麼都好好好，難怪會被騎到頭上。爸常說，會被騎在頭上的男人沒出息。你怎麼就不……

△ 黃云翰弄出了叉子碰撞瓷盤的聲音。

謝佳瑩：怎麼了？

黃云翰：喔，沒事。……肩膀痛。

謝佳瑩：我看看。（頓）這邊怎麼了？會痛嗎？

黃云翰：喔，我這幾天肩膀酸，大概自己捏的時候太大力。

謝佳瑩：不是耶，你這裡有一道刮痕。你是用什麼東西弄傷肩膀，怎麼會刮一道在這邊？

黃云翰：嗯？……有嗎？

謝佳瑩：受傷也不知道要喊痛。是指甲刮的嗎？你又沒留指甲……

黃云翰：嗯……搞不好是公司的哪個女同事，呵呵……

謝佳瑩：除了我以外誰要你啊！小心點，要是東西不乾淨，搞不好會破傷風。要不要擦藥？

黃云翰：不會啦。不用擦藥，會有藥味。

△ 謝佳瑩幫黃云翰扣好襯衫，拿起領帶幫黃云翰繫上。

黃云翰：老婆，（頓）我今天晚上要加班，妳先吃不要等我。

△ 謝佳瑩不接話，繼續把繫領帶工作完成。

謝佳瑩：好了。（拿起一顆 scone 餵黃云翰）好吃嗎？我做的，上次你說朋友給你的 scone 很好吃，我找到食譜就自己做做看。這個是原味的，這個有加葡萄乾，吃一口，葡萄乾有放萊姆酒，泡了一天才入味，配咖啡很對味，英式紅茶也

不錯，但是要無糖的。

黃云翰：老婆……

謝佳瑩：今天中午會去超市一趟，我想試試看人家推薦的法國鹽之花海鹽，聽說口感很不一樣。那種鹽不需要研磨，粗粗的顆粒搭配牛肉咬起來很好吃。

黃云翰：我晚上……

謝佳瑩：上禮拜你生日，我做了一桌的菜在家裡等你。買那些食材很重，我下了計程車，在大樓門口沒有人幫我。一個大學男生幫我拿上來。

黃云翰：對不起，我……臨時……

謝佳瑩：（開始把餐桌上的東西排整齊）我忙了一整天，累得要死。然後你沒有回來，手機也不通，也沒有打電話，沒有說任何一句話。

黃云翰：我很抱歉……我……

謝佳瑩：你一定覺得很奇怪，東西呢？在垃圾車裡！連同裝食物的那些義大利進口瓷盤，一起丟掉。

黃云翰：何必要這樣……

謝佳瑩：你昨天也是好晚才回來，一回來就去睡覺，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好好的吃一頓飯說說話？你知道你上次出差，樓上的一直製造噪音，電話又一直響，這些聲音一直在我耳多邊嗡嗡嗡嗡地響不停，連我洗澡的時候都不放過你就知道有多大聲。我受不了了只好報警。那什麼爛警察來問兩句話就走了，我被人家欺負你都不知道。

黃云翰：警察？妳沒有跟我說……

謝佳瑩：你這麼忙，我什麼時候跟你講。……以前……你以前都不會這樣？

△ 電話鈴響，兩人僵持著誰也不動，黃云翰受不了接起電話。

黃云翰：喂，找誰？這裡沒有老師。不是，這裡不是學校，你打錯了。

謝佳瑩：誰？

黃云翰：是要打給學校請假的，可能按錯了。

△ 沉默。

黃云翰：我……

謝佳瑩：第一次約會那天你生日，我請你吃牛排。我發誓每年生日都要讓你吃最好吃的東西。除了車禍那年我們在醫院之外，哪一次我忘記，你怎麼可以。嘖……

△ 謝佳瑩看了一眼電話，非常不耐煩。

謝佳瑩：我頭很痛。總之，這是我們……啊……這些電話聲真的搞得我好煩。鈴鈴鈴鈴的一直響。

△ 黃云翰盯著謝佳瑩看，小心翼翼不放過任何細節。謝佳瑩接起電話。

謝佳瑩：喂……喂……？（掛上）就是像這樣，打來又掛斷，要不就打來不出聲。你知道這個世界、這個社區、這棟樓、這間房子每天都要找我麻煩嗎？

△ 謝佳瑩受不了的瞪視電話，身體不由自主地來回碎動著。

謝佳瑩：啊，不要再打來了。你看，你看，我每天都在過這種日子。電話一直響一直響……

黃云翰：電話……響……了？

謝佳瑩：對。你沒聽到嗎？鈴……鈴……鈴……。你快接啊。（摀住耳朵）我再也不要接這些該死的電話。

黃云翰：不……不是嘛。我們放輕鬆一點。我們兩個人都放輕鬆一

點。對不起，生日那天是我不好，我不應該這樣。佳瑩、佳瑩……你聽我說……

謝佳瑩：你先接電話有那麼困難嗎？我什麼都不要聽，只要有那些煩人的電話聲我就什麼都聽不到。

△ 黃云翰有點遲疑但故做鎮定走到電話旁邊接起電話。

黃云翰：喂？……你不要不出聲……我跟你說你這樣已經是騷擾，我們已經報警了。（掛上電話）好了，沒事了。他應該不會再打來。

△ 黃云翰癱坐在沙發上，面無表情。謝佳瑩側坐在他腿上，將自己埋在黃云翰的懷裡。

謝佳瑩：老公，你今天不要去上班了，在家裡陪我。你不可以離開我。

△ 謝佳瑩纏抱在黃云翰身上，越抱越緊，黃云翰就這樣癱著，沒有回抱，也沒有接話。

▲ 燈暗。

場次 4

△ 王家客廳，桌上有剪刀和一些剪報。

△ 王貴珠正在看電視、摺衣服。從衣服堆中拿出一條綁頭的方巾，研究了一下，放到一旁，繼續摺衣服。

王貴珠：漏水本來就是兩家的事情，溝通清楚就好了。樓下那個黃太太真的很不講理，任性又態度惡劣，而且漏水的事情才處理完，她又一直說我們製造噪音吵她，睡覺都來不及了，誰有空要吵她。

△ 蕭立仁抓著籃球在手上拋來拋去，不小心掉到地上。

王貴珠：兒子，在家裡拿球小心點。等一下樓下的又有意見。我懷疑我們在家走路都不能有聲音。

蕭立仁：這麼嚴重？

王貴珠：真的，你看。

△ 王貴珠拿起擺在一旁的 A4，遞給蕭立仁。

蕭立仁：這什麼。喔，字很漂亮耶。

王貴珠：看內容，樓下寫的。她居然把這東西貼在門口，要昭告天下我們家漏水不處理，我明明就馬上處理，而且我還送了茶葉禮盒給她，我真後悔跟她賠不是。現在說我們每天製造噪音吵她。她覺得寫東西寫得過我嗎？要跟我打筆仗，她沒搞清楚狀況。

蕭立仁：（拿起 A4 唸）「鄰居相處本來應當互相幫助，遠親不如近鄰，有過失就要責任要提醒勸導，希望你們能盡快改進，避免成為社區的惡鄰。」這什麼啊？

王貴珠：我們是惡鄰，她現在好心勸導我們回頭。怎麼有臉說這種話。

蕭立仁：是喔。

△ 王貴珠折好衣服，繼續剪報動作。

△ 蕭立仁將摺好的衣服收進房，把衣架收好。將 A4 紙收到一疊廣告單中，隨意整理，發現了紅色喜帖，抽出來看。又悄悄放回去。

王貴珠：樓下的講話就是讓人覺得討厭。

蕭立仁：還好吧，我幫她拿東西她還請我吃餅乾，人蠻親切的。

王貴珠：你幫她拿什麼東西？

蕭立仁：嗯……她買太多東西，我在一樓遇到就順便幫她拿一下。

王貴珠：少跟他來往，那女人跟瘋狗一樣，不小心會被她咬到。

蕭立仁：喔。我要出門囉。

王貴珠：去哪？又要去練球。

蕭立仁：……對啊。要練球，快要比賽了。

王貴珠：有沒有在唸書啊？每天看你就是打球。有時候還搞到三更半夜，都不知道我在家等你會擔心。你留級一年比人家晚起步，都大三了還不想一下以後想做什麼，每天就這樣……

蕭立仁：前幾天半夜有電話。

王貴珠：啊？有嗎？找誰？

蕭立仁：不知道，我要接的時候就掛斷了。

王貴珠：打錯的吧。兒子來。

△ 蕭立仁到王貴珠身邊坐下。

△ 王貴珠十指扣著蕭立仁的手，拍拍示意蕭立仁看電視。

王貴珠：演講你要多看多聽，人家的智慧就在裡面了。媽自己寫東西，也到處演講，但還是要多聽多看別人的分享，還有剪報也很重要。你爸他以前多認真。男孩子要多用功，多建立人脈，工作起來才會順利。

△ 王貴珠盯著蕭立仁的臉看。

蕭立仁：幹嘛？

王貴珠：說什麼幹嘛，要說做什麼。幹嘛幹嘛的多難聽。男孩子不要給人家感覺輕浮，這樣子形象不好。我兒子這麼帥。

蕭立仁：唉唷，媽……

王貴珠：帥兒子你的頭髮該去剪一下，清爽一點才不會感覺流里流氣。你不要學電視上那些什麼花美男，弄得不男不女，又

化妝又帶什麼花花俏俏的飾品，這樣怎麼會好看，好奇怪，還有女生來倒貼。

蕭立仁：好啦，媽我要出門了。

△ 王貴珠緊扣著蕭立仁的手不放。

蕭立仁：媽？

王貴珠：兒子，你要去哪？

蕭立仁：打球啊……

王貴珠：去哪打球？

蕭立仁：……學校操場。

王貴珠：你們幾號要比賽？

蕭立仁：我……我……上次隊長講的時候我忘記抄下來，反正下個月啦。你到底幹嘛……做什麼啦？

王貴珠：（拿出方巾）這是什麼？

蕭立仁：（接過方巾塞進口袋）哦……我打球的時候一直流汗，所以阿志說用這個綁頭，汗比較不會滴到眼睛。

△ 王貴珠看著蕭立仁的眼睛，又看看頭巾。

王貴珠：不是你又偷偷跑去跳舞？

蕭立仁：怎麼會。拜託，媽你不要這樣懷疑好不好。

王貴珠：你好好的我又怎麼會懷疑。

蕭立仁：前天的事情我已經講過了嘛。真的就是在阿志家睡著手機又沒電，你不是都打給阿志問過了。

王貴珠：我知道我把你的舞衣剪掉你還在生氣。

蕭立仁：不要講這個。

王貴珠：我是為你好。這樣你才會打消那個念頭，你不知道跳舞那種地方認識的人都有問題。男男女女黏在一起，換一個舞伴就換一個交往對象。跳舞的人都不專情，你傻傻地才去

跟跳舞的女生在一起。你記不記得阿姨，她就是這樣。年輕的時候男朋友一個一個換，結婚以後又離婚。

蕭立仁：阿姨現在是美國的國標選手，人家發展得很好……

王貴珠：跳舞算什麼發展，一個女人婚姻不幸福就什麼都不是。

蕭立仁：為什麼妳每次講到阿姨都這樣？我記得小時候阿姨常來我們家玩，你在忙的時候都是她帶我出去玩，她都會帶我去溜冰。為什麼後來阿姨就都沒來了？

王貴珠：不講他。就說你之前那個學姊，看起來就很愛玩……

蕭立仁：我要走了。

王貴珠：你跟我生什麼氣。我會害你嗎？你跟那個女生在一起之後，跳舞，到處去玩，越來越晚回家，打電話給你也不接，出門好像丟掉了一樣。一個高中生，翹課、抓頭髮、穿奇怪的舞衣、鞋子，跟我說要去穿耳洞。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擔心你。擔心你交到壞朋友，你現在還要跟我生氣。你讀到大學就不聽我的話了，要是你爸還在就好了。他一定不會……

蕭立仁：（聲音略大）他一定會。

王貴珠：你說什麼？

△ 沉默。

蕭立仁：你每次都說要是爸在他一定會怎麼樣，要是爸在一定不會怎麼樣。不喜歡跳舞的是你不是爸爸。（頓，猶豫）而且，你剪壞的舞衣是……是爸爸的。

王貴珠：是你爸的……（頓）誰給你的，為什麼我不知道。誰給你的……說啊……

蕭立仁：阿姨出國前給我的……

王貴珠：你跟她什麼時候見的面？她跟你說什麼？她找你做什麼？

蕭立仁：都這麼多年了，有這麼重要嗎？反正衣服也沒了 ...

△ 蕭立仁背起背包離開。

△ 王貴珠開始哭泣。

△ 蕭立仁僵直在門前一會兒，離開，不久後又回來。

△ 蕭立仁拿了面紙遞給王貴珠，王貴珠把面紙拍掉，蕭立仁又再抽一張，王貴珠又拍掉，這樣來回了三、四次。

△ 貴珠將整包面紙抓起來丟到一旁。

王貴珠：你們父子都這樣對我。

蕭立仁：媽……

王貴珠：他就是跳舞跳到心肌梗塞，你也要這樣嗎？他那天本來就不太舒服還硬要出門，我怎麼勸都不聽。跳到一半心臟病發，整個人摔在地上，頭還撞到椅子都撞破了。被一堆人抬著，頭破血流的送去醫院，連死的時候都不能乾乾淨淨。你也要這樣對我嗎？你也要這樣的話你就走，你去，不要管我。

△ 蕭立仁蹲在王貴珠面前。

蕭立仁：媽，對不起。

△ 王貴珠抱著蕭立仁大哭。

▲ 燈暗。

場次 5

▲ 街道的聲，機車聲。

△ 蕭立仁騎在機車上。

△ 四周暗。

蕭立仁：30……40……50……60……90……啊……不准跳舞、不准喝酒、不准騎快車、不准講髒話、不准交女友、不准刺青、不准打耳洞、不准……操什麼都不准。不准自由、不准呼吸、不准活著……幹。啦啦啦……我無照駕駛怎麼樣，我就是無照駕駛，抓我啊笨蛋。I am the king of the road！

▲ 燈暗。

場次 6

△ 診間，舒適的沙發桌椅，心理醫生正在泡茶。

△ 謝佳瑩在診間旁，獨白。

謝佳瑩：不過就是失眠嘛。這種病說出去會讓人笑死。要是讓我媽知道她一定會說：「妳就是太閒才會失眠。」接著她就會說，「都是妳老公沒出息，才會讓妳失眠。我嫁給妳爸這麼多年從來也沒失眠過。」

△ 謝佳瑩走進診間，醫生遞了茶給她。

醫 生：嗨，請坐。你今天看起來氣色很好。睡得好嗎？

謝佳瑩：還不錯。

醫 生：這是無咖啡因的玫瑰花草茶，有助於安定心神。我很喜歡花草茶，對身體心情都有幫助。

謝佳瑩：謝謝。

△ 謝佳瑩接過茶，聞了一下，就將茶擱在桌上不再碰它。

△ 心理醫生將她的動作看在眼裡，輕輕地在筆記上做了一個記號。

醫 生：最近都好嗎？有沒有什麼好玩的事情。

謝佳瑩：很好啊。我老公生日那天，我做了一桌菜，我們過了一個很浪漫的夜晚。他真的很愛我，我爸媽也都很喜歡他。

醫 生：你老公真幸福。我也很喜歡做菜。特別喜歡炒麵、炒飯，自己做出來的特別好吃。

謝佳瑩：我拿的是西餐執照。

醫 生：會煮飯的媳婦，婆婆都會很喜歡。

謝佳瑩：說到婆婆就頭痛。她就愛找麻煩，鄉下老人家觀念不好又說不通。她會說以前的媳婦都怎麼樣，她以前都怎麼樣。她以前怎麼樣那是她的事情，時代不同了，我可是我家裡的女兒，不是她家的媳婦。還好我老公跟我在一起，不然哪有機會改變那種荒謬的思想。

醫 生：上次你提到他家是做生意的？

謝佳瑩：賣小吃，鵝肉飯吧，反正是那種鄉下的路邊攤，蒼蠅很多，油膩膩的櫥櫃裡面擺了幾樣小菜，切完小菜的刀用抹布擦，桌子也用抹布擦，那條布一定比砒霜還毒。鵝肉就擺在旁邊，一整隻。客人要的時候就抓出來切，切肉是那隻手，找錢也是那隻手。真的超不衛生，我光看就有反胃的感覺。

醫 生：可是鵝肉飯很好吃耶，做得好的鵝肉飯，每天供不應求，客人都還要排隊。而且，現在的路邊攤沒有這麼糟糕了。

謝佳瑩：妳也是路邊攤愛好者？拜託不要這樣虐待自己。

醫 生：不會啊，很享受。小攤子很親切，坐下來吃幾個小菜，跟老闆聊個天。

謝佳瑩：吃飯就是要享受食物的美味，要精緻營養要健康，路邊的灰塵這麼多，老闆做飯的時候都在跟客人聊天，口水都噴

進去。糟糕透頂的用餐環境，路邊攤都應該要被取締，不應該存在。

醫生：我只是覺得……

謝佳瑩：在吃的領域裡，我似乎比較在行。

△ 沉默。

△ 謝佳瑩似乎聽見了什麼聲音，尋找聲音的來源。

△ 謝佳瑩皺眉看著醫生。

謝佳瑩：醫生，妳的電話響了，妳不接嗎？

醫生：（愣一下）嗯，妳是說……妳聽到我電話響了？

謝佳瑩：醫生，妳很幽默喔。雖然很小聲但是就是響了。不要假裝沒聽到，這樣會不小心透露妳很緊張，對妳的專業形象有損喔。

醫生：妳聽見什麼聲音？

謝佳瑩：就一般的電子鈴聲。

醫生：是嗎？

△ 拿出手機，在謝佳瑩面前做了按掉的動作。

醫生：這樣呢？還有聲音嗎？

謝佳瑩：妳這是幹嗎？測試我的聽力？

醫生：沒有，沒事。了解一下妳對聲音的敏感度。不好意思我的電話響，妳不要介意。

謝佳瑩：（懷疑）……喔，沒關係，我不在意，我怎麼會在意，這是小事、小事。不過建議妳可以注意一下。我是不會誤會，但別人就不一定了。

醫生：是，謝謝妳。（輕輕的在筆記上做記號）謝小姐，想請問妳。妳有沒有頭部受傷的經驗？

謝佳瑩：沒有，怎麼可能，我很注意安全的。（頓）醫生... 為什麼這麼問？這跟我的症狀有什麼關係嗎？

醫生：嗯，如果妳頭部沒事，那就排除這個成因，有時候失眠是因為大腦一些組織受損造成影響。

謝佳瑩：是嗎？那這可以根治嗎？是說我沒有啦，但或許朋友當中有這樣的人。（頓）其實我不太失眠的，噪音大概是我唯一的困擾了。

醫生：噪音時常發生嗎？都在什麼情況下發生呢？

△ 謝佳瑩仔細回想著每個困擾她的聲音。

謝佳瑩：那個聲音有時候（急促）砰砰砰砰，有時候是尖尖的金屬聲，框啣～框啣～框啣～，有時候好像鐵鍊拖地一樣。家裡怎麼會有鐵鍊呢？有時候像是引擎發動一樣，嗯哦... 嗯哦…… 嗯哦…… 嗯哦…… 一下沒了，當妳快要睡著，又來嗯哦……。有時候是叩、叩、叩、叩的高跟鞋的聲音。（沉默）我真的是越想越可怕，我的樓上究竟住了什麼樣的鄰居。有時候聲音大到連我洗澡的時候都可以聽到。

醫生：妳先生怎麼說？

謝佳瑩：他啊，脾氣太好。現在這社會，好人不流行了。

醫生：脾氣好是優點。黃先生真的是很溫柔的人，是大多數女生都會喜歡的類型。……你很幸運。

謝佳瑩：那也是因為我很優秀他才會選擇我，是他很幸運。（頓）問妳喔……如果，人常常聽不見周遭的聲音，除了聽力下降之外，還有什麼可能？我最近發現我先生不太對勁。他可能太累還是怎麼了，常常家裡的電話聲他都聽不見。而且容易忘東忘西，連結婚戒指都忘記放到哪裡，這種事情以前根本不可能發生。（頓）我懷疑他生病了。

△ 兩人眼睛對看了一會兒。醫生迴避了她的眼神，在筆記上輕輕做了記號。

▲ 燈暗。

場次 7

△ 陳寶兒家，有許多紙鶴，有些放置在桌上，有些像風鈴一樣掛起來。兩個衣架，一個衣架上掛著警察制服和工作的東西，看上去整齊齊，一絲不苟。一個衣架上隨意披掛著一些洋裝、飾品、絲襪，顏色繽紛大膽。

△ 電鈴響，陳寶兒開門。陳寶兒將蕭立仁手中的包包丟開，用購物袋套住他的頭，將他雙手反銬在身後，推坐在椅子上。

△ 陳寶兒用紙捲抵住蕭立仁的頭。

蕭立仁：喂……

陳寶兒：別動。我現在合理懷疑你有攜帶危險物品。我要進行搜身。

△ 陳寶兒從蕭立仁的頭開始摸，隔著袋子摸臉、嘴唇、脖子，接著肩、胸、背、腰，手在褲頭流連了一下，伸進口袋裡掏出一支棒棒糖。

陳寶兒：果然有走私，沒收。

△ 陳寶兒拆開棒棒糖吃。

蕭立仁：喜歡嗎？新口味，限量的喔。

陳寶兒：有點酸，還可以。

蕭立仁：沒見過哪個人像妳這麼愛吃棒棒糖。

陳寶兒：任何的棒狀物我都愛，可以嗎？沒見過哪個人像你這麼囉嗦的。

蕭立仁：妳蠻厲害的，警察有好身手這種事情應該只會在電影裡發生吧！

陳寶兒：不一定，總會有幾個。

蕭立仁：妳該不會是什麼武術大賽第一名吧！

陳寶兒：是第一名啊，射擊比賽、空手道，還有……親善大使選拔。

蕭立仁：親善大使……喔，警局門口那個人形立牌。

陳寶兒：嗯哼。

蕭立仁：那個立牌很漂亮，如果不認識妳，真的會以為是溫柔的女警大姊姊。

陳寶兒：我很溫柔啊，不然怎麼會第一名。

蕭立仁：什麼都第一名？妳這麼好強？什麼都要贏。

陳寶兒：不是想要贏，是沒有本錢輸。

蕭立仁：什麼？

陳寶兒：你不懂的，小朋友。

△ 蕭立仁欲起身，陳寶兒用腳抵住他的胸口不給起身。

陳寶兒：動什麼，還沒。為了要懲罰你在警局跟我要電話，你就這樣銬著吧！

蕭立仁：我想看到妳嘛。銬著手會痛耶，那些喜歡銬來銬去的人怎麼受得了……

陳寶兒：玩具手銬不會痛，但我喜歡來真的……有點痛才会有真實感。痛覺會提醒自己，妳是一個活著的人。

蕭立仁：（喃喃）暴力女。

△ 陳寶兒把蕭立仁從椅子上拉起。

陳寶兒：隨便參觀。

△ 蕭立仁就這樣戴著頭套，手反綁著，哼著歌，跳起舞來。

△ 陳寶兒時不時插手變換蕭立仁的方向，被蕭立仁逗得樂不可支。

△ 蕭立仁一個蹲下起身的甩頭，將頭套甩掉。

蕭立仁 啊，看到美女的感覺真好。

陳寶兒 誰准你拿下來了？

△ 蕭立仁東看西看到處走走。

蕭立仁：妳摺紙鶴，好不像你。這是你媽？你們長得很像。你爸呢？

陳寶兒：喂，通常是不會這樣問的。

蕭立仁：有什麼關係，說說妳的事情嘛，妳很少說自己。我先說，我爹不在了，今天是他的忌日。

陳寶兒：喔。

蕭立仁：要是我爹還在，別人一定說我們很像兄弟。（頓）我爹走十幾年了，我常常想要是他在就好了。就算是鬼也沒關係。

陳寶兒：喔。

蕭立仁：換妳。

△ 沉默。

陳寶兒：我媽 17 歲結婚，18 歲生我，我爹好賭又不顧家，欠了高利貸就跑路，從此人間蒸發。我媽帶著我賺男人的錢，躲黑道也躲警察。我們被騙、被打。然後我就長大了，當上警察要維護世界和平，除奸鏟惡，劇終。

蕭立仁：真的還假的？

陳寶兒：你相信就是真的。

蕭立仁：那妳媽呢？

陳寶兒：躲警察，所以她躲著我。

蕭立仁：妳又亂講。

蕭立仁：我家是我在躲我媽。我真的怕她那個像鬼一樣的哭聲。雖然已經聽了十幾年，但我想我永遠也不會習慣。鬼哭起來真的很恐怖。已經不是陰森森可以形容，那種怨氣極強，壓得人喘不過氣來。白天的時候籠罩著你，晚上的時候好像連呼吸都很對不起她。甩都甩不掉，不管你跑到哪裡都會鬼來電一樣的跟著，妳有看過鬼來電嗎？（哼一段鬼來電音樂）不管接不接都會死。

陳寶兒：所以？

蕭立仁：所以正好，來妳這裡呼吸一下香香的空氣。每次見到你，世界都變得不太一樣。我們今天去哪？

陳寶兒：我今天不想出門。

蕭立仁：那我們現在幹嘛？幹嘛幹嘛幹嘛……

△ 陳寶兒突然大笑。

蕭立仁：幹嘛啊？

陳寶兒：你的「幹嘛」每次都讓我想起我以前的數學老師，只要有人問他「幹嘛」，他就會回答…「生小馬」。

蕭立仁：……恩……要生嗎？

陳寶兒 看有人馬力夠不夠了。

蕭立仁：……妳真的，很特別。我沒有認識像妳這樣…反差這麼大的女生。

陳寶兒：怎樣？暴力的親善大使？

蕭立仁：這也是，就是……混夜店的、頭髮香香的、擦紅色指甲油的警察。

陳寶兒：靠你這什麼刻板印象。警察不能約砲？小朋友，你少見多

怪，警察只是穿制服的人渣，脫光了都一樣。

蕭立仁：我喜歡妳是個人渣。

陳寶兒：我也喜歡你。青春氣息的人渣……

蕭立仁：我喜歡你這個表面冷靜，內心嗨翻的人渣。

陳寶兒：你喜歡的是能夠把你一起點燃的人渣。

蕭立仁：妳專門愛上人渣嗎？

陳寶兒：不，我專門上人渣！你不是已經體驗過了嗎？還是……你
忘記了啊？這樣不太好，可能需要複習一下。

△ 陳寶兒扯著蕭立仁的領子，開始上下其手。

蕭立仁：人渣姊姊，我手很痛，可以幫我解開了嗎？可以嗎？可以
嗎？

△ 蕭立仁哀求著、撒嬌著，陳寶兒將他手銬解開。

△ 蕭立仁拿走陳寶兒的棒棒糖，吻陳寶兒。

△ 每當蕭立仁要深吻的時候，陳寶兒就會制止，幾次之後，蕭立
仁略顯煩躁。

蕭立仁：這是幹嘛？

陳寶兒：有點耐性，小朋友。

蕭立仁：我以為妳想。

陳寶兒：想啊，我想自己來。自己訂的遊戲規則往往是最好玩的。

蕭立仁：我……你不要一直提玩遊戲玩遊戲，我不是玩玩，我不只
是想要跟妳玩玩而已，當然我們在一起很好玩很嗨，可是
不只這樣，還有一些其他的，像是……

△ 陳寶兒邊吻邊將蕭立仁推倒，跨坐到他身上。

陳寶兒：不只玩玩。蠻讓人感動的一句話。但通常只會在男人下面
腦充血的時候才會聽見，而且保存期限，很短。短則三分

鐘，長一點的十幾分鐘吧！你呢？可以多久……

蕭立仁：妳總是這樣，我不知道妳在說真的還是假的？

陳寶兒：都是真的喔。這世界上沒有所謂玩笑話，每句話都是真的。

人啊，說愛你的時候是真的，要走的時候也是真的。

蕭立仁：我發現妳很悲觀耶。

△ 陳寶兒動手拆解蕭立仁的衣服，扯下蕭立仁的皮帶把他的手綁起來。

陳寶兒：小朋友。這才是真正的樂觀。來，讓姊姊看你可以多認真。

（將棒棒糖塞到蕭立仁嘴裡）我們現在來玩個遊戲。嘴巴有糖的時候就不能出聲。噓，不管看到什麼、聽到什麼、感覺到什麼都不可以出聲。這個遊戲我從小都是第一名。

△ 陳寶兒用力捏了蕭立仁的乳頭，蕭立仁欲出聲，被陳寶兒禁止。

陳寶兒 嗯，噓，不可以喔。

▲ 蕭立仁手機鈴響。

陳寶兒：鬼來電了，嘖嘖嘖，怎麼辦，回家時間到了。沒關係不要理她，你現在在警察手裡很安全。

△ 陳寶兒繼續拆解蕭立仁的衣服，手機鈴聲持續響起。

▲ 燈暗。

場次 8

△ 晚上八點多，小吃攤沒什麼人。阿金伯帶著手套一邊收收洗洗。

△ 阿鳳姨從廁所出來，一邊擦手。

阿金伯：你最近去廁所怎麼都去這麼久，是又怎麼樣了？

阿鳳姨：管我去多久，又不用錢。

△ 阿鳳姨坐到桌邊，拿起六合彩的單子研究。

阿鳳姨：阿金，你這期有沒有簽四、六？

阿金伯：啥？我看看。

△ 阿金伯湊過來看。

阿鳳姨：你看，上期、上上期都有開。你有沒有簽？

阿金伯：沒，就想不會再開一樣的。

△ 阿金伯脫了外套，露出流行新潮 T-shirt。

阿鳳姨：就跟你說要養牌，你就不聽。（注意阿金伯的衣服）你這件衣服哪裡來的？沒看你穿過。啊這少年仔衫，怎麼會穿這種？

阿金伯：圓圓買的啦！唉唷，圍裙給我，要是弄髒。會給圓圓罵死。

△ 阿鳳姨把圍裙脫下幫阿金伯穿上。

阿鳳姨：知道會弄髒還穿來收攤，自己討罵。

阿金伯：昨天她才罵我都沒穿，以後不買東西給我。

阿鳳姨：怎樣，不喜歡喔？

阿金伯：喜歡，怎麼會不喜歡。只是這種少年仔的衣服，穿不習慣。我這麼多衣服，不需要買新衣啦。

阿鳳姨：你就應該要穿新衣，把那些舊的都丟掉。你也希望可以當一個全新的人，那就要穿全新的衣服，這樣多好看，多好。

阿金伯：講什麼啦。

阿鳳姨：講你被圓圓吃死死啦。

阿金伯：五十步笑百步。

阿鳳姨：去洗碗。

△ 阿金伯回去收拾，陳寶兒進，跟阿金伯點個頭打招呼。

陳寶兒：（故意裝兇）老闆，這裡是騎樓，人家檢舉你們是路霸，

你如果不改善，我們就會繼續開罰。

阿鳳姨：（配合演出）唉喲，警察大人，不要這樣，我們也是小本生意……三八啦，演什麼壞警察。長這麼漂亮當警察幹嘛，要去當演員才對。

陳寶兒：會演戲的人才能當警察好不好！

阿鳳姨：好好好，都給妳當。

陳寶兒：當然，要像我又漂亮又會抓壞人的去哪裡找。

阿鳳姨：好意思講。

△ 兩人相視而笑。

陳寶兒：阿姨妳跟巷子裡面那個服飾店老闆娘怎麼了？她三天兩頭要檢舉妳。害我沒事就要來妳這裡演開罰單的戲。有些單子我可以處理，有些處理不了，阿姨先跟你抱歉喔。

阿鳳姨：知啦知啦，做生意哪有不被開單的。妳很幫忙了。我們做吃的，她賣衣服，生意不好就說都是因為我的食物味道弄臭她的衣服，不會生還要牽拖鄰居。

陳寶兒：這樣下去不是辦法。

阿鳳姨：怎麼辦，阿金也去跟她喬過，講不了。就是要我們搬走，怎麼可能她說搬就搬。

陳寶兒：（觀察阿金伯）金伯每天都來幫妳收攤，阿姨很幸福喔。什麼時候梅開二度？

阿鳳姨：三八啦，都幾歲了。（小聲）人都有過去，他有一些過去比較麻煩啦。這樣也很好，比較輕鬆。

陳寶兒：阿姨真的愛到了，這樣你也甘願。怎麼會看上他？金伯大妳十歲有吧？阿姨喜歡熟男喔？

阿鳳姨：沒辦法，遇到了。

陳寶兒：阿姨，那妳怎麼看男人啊？妳都先看哪？

阿鳳姨：看什麼？唉唷那是你們少年仔，又要帥又要高，到我們這個歲數，人健康平安好脾氣老實認真就夠了。

陳寶兒：我才不看身高和臉靨。我都看大拇指。

阿鳳姨：看手，你看手相喔？

陳寶兒：男人的那裏看手就知道，看他大拇指的粗度和硬度，下面差不了多少。照這樣看來，金伯不錯……阿姨很「性福」喔。

阿鳳姨：（尷尬）三八丫頭，又亂講話。每次都講這些有的沒的，不要跟妳講了。

△ 阿鳳姨站起身來動一動，扯了扯褲子。

陳寶兒：這很正常嘛……阿姨妳怎麼了？

阿鳳姨：沒啦，屁股癢。

陳寶兒：阿姨不好意思喔？

阿鳳姨：妳就是這樣啦。人很貼心，但講起話來又嚇死人。跟妳聊天很開心，但心臟也是不太好。

陳寶兒：習慣就好啦。圓圓靨？妳跟金伯不結婚，她不會有意見？

阿鳳姨：她管家婆啦。什麼都要管，可是這個事，她只跟我說，妳喜歡就好。

陳寶兒：表示阿姨妳挑得好，她很滿意。阿姨說真的，金伯……還蠻有味道的。

阿鳳姨：什麼味道？老人味啦，那個油性皮膚，臭油味。還有煙味，抽不停耶，不抽會死。

陳寶兒：嘖嘖嘖……他年輕時候一定是我喜歡的型。

阿鳳姨：什麼型？也沒看你交過，快去交一交結一結，女孩子很快就老囉！

陳寶兒：結婚幹嘛，會跑的還不是跑。阿姨，金伯做過最浪漫的事

情是什麼？

阿鳳姨：哪有什麼浪漫？那是你們年輕人……

陳寶兒：總是有嘛，不然你怎麼會去煞到他？

阿鳳姨：（坐下，想了一下）那時候我一個人，圓圓又還小。他就是常常來吃飯，都會幫我看一下圓圓。有一次我買菜，圓圓放在隔壁攤。騎那個破車到一半沒油了。我又沒有電話也沒有人可以找，車上很多菜，車子又很重，我牽著要去找加油站，牽沒幾步就要停下來，又開始下雨。後來他看時間晚了我都沒回來，就載著圓圓到處找我。

陳寶兒：有像金伯會做的事情。

阿鳳姨：他找到我的時候我坐在路邊休息，下大雨，我全身還有車上所有的菜都濕透透。看到他的時候，好像看到以前我老爸來接我的樣子，什麼都不用怕。真的會想哭喔。

陳寶兒：蠻厲害的金伯。

阿鳳姨：你可以想像吧，你老爸勒？

陳寶兒：（頓）他不在了。

阿鳳姨：喔，辛苦了。圓圓也是小時候爸爸就不在了。好在後來有阿金在疼她。一個男人做到這樣就夠了。再怎麼吵，他都還是會來幫我收攤。吵吵鬧鬧，日子好過就好。

△ 陳寶兒看著阿鳳姨，突然一種羨慕的情緒湧上。

陳寶兒：……日子好過就好。嗯，我終於知道為什麼我沒事喜歡來找妳玩。

阿鳳姨：三八啦，因為阿姨的飯好吃，因為妳喜歡我。

陳寶兒：嗯，真的耶，阿姨我真喜歡妳。好啦，我先走了，紅單給我，我處理掉。

△ 阿鳳姨將紅單遞給陳寶兒，兩人交換眼神，了然於心。

阿鳳姨：有空來吃飯。

陳寶兒：好。

△ 陳寶兒離開。阿金伯已經整理完在看牌。

阿金伯：阿鳳、阿鳳來看這支，怎麼樣，我這樣安排不錯……

阿鳳姨：我覺得一九不好，一九最近很衰。唉喲，你煙不要吃這麼重……都是臭煙味……

△ 黃云翰進，跟阿鳳姨、阿金伯打招呼，坐下之後，脫下外套、拉鬆領帶，將襯衫袖子仔細捲起來。

阿鳳姨：黃先生……一個禮拜沒來了耶。

黃云翰：對啊。所以要趕快來，最喜歡你們家的鵝肉，不吃不行。

阿鳳姨：一樣嗎？

黃云翰：嗯，謝謝。

阿鳳姨：好，阿金啊，聽到沒。

阿金伯：好。

△ 阿金伯備菜，阿鳳姨倒兩杯啤酒，坐下來跟黃云翰閒聊。

阿鳳姨：請你喝。今天比較晚喔。加班啊？

黃云翰：謝謝……喔，對啊。

阿鳳姨：女朋友沒跟你一起？

黃云翰：女……朋友？

阿鳳姨：上次跟你來的那個，清清秀秀，笑起來很可愛。

黃云翰：那……是……我朋友啦。

阿鳳姨：女朋友就女朋友，還不好意思。上次你生日，他還來買你喜歡的鵝肉和幾樣小菜帶去公司給你。一直問我你喜歡哪幾樣菜，我問她是不是要買給你，她才說因為你生日，說要給你補一補。還會害羞耶。你有沒有吃到啊？

黃云翰：有啊。有……

阿鳳姨：這女孩子好，又溫柔又笑咪咪的，講話輕輕、好聲嗓。你要好好對待人家。

△ 阿金伯端一碗飯、一盤小菜、一盤鵝肉進。

阿金伯：人家的事情，要你在那邊講東講西。

阿鳳姨：這有什麼，人家幸福就要祝福。

黃云翰：沒關係。老闆老闆娘也很好啊，你們都隨時互相幫忙。

阿鳳姨：他喔，叫一下動一下。心裡永遠記著的就是他口袋裡的煙。走到哪裡帶到哪裡。

阿金伯：講那個做啥？人家來吃飯，聽妳在那邊五四三。

阿鳳姨：我有講錯嗎？

阿金伯：好啦好啦，人家要吃飯。

黃云翰：沒關係，聊天嘛。

阿鳳姨：你很喜歡鵝肉喔？一碗鵝肉飯，還要再切一盤。

黃云翰：嗯，我家在鄉下，就是做鵝肉飯。老闆娘的口味跟我媽做得很像。我一個禮拜沒吃到就全身不對勁。

阿鳳姨：真的喔，那改天有機會要吃吃你媽媽做的。有比較才會進步。你媽媽會不會來找你？帶她來吃飯。女朋友一起帶來，趕快爸媽見一見好結婚了。我會幫你們說好話……

阿金伯：阿鳳，好了，讓人家好好吃飯。

阿鳳姨：我聊天你有什麼意見？

阿金伯：我沒意見，人家黃先生有意見……你喔，就那張嘴……

黃云翰：不會啦，聊天嘛，沒有關係。我喜歡來這邊，很好很輕鬆……

阿鳳姨：就是說嘛，開講、開講，就是要開心講。哪像你，客人來一句話也不講。都不跟人家交關一下。

黃云翰：呵呵……老闆跟老闆娘結婚多久啦？

阿鳳姨：……不記得了啦。

▲ 黃云翰手機響。

阿鳳姨：你接，你接。

黃云翰：喂，我在……吃飯。嗯。嗯……現在嗎？好，馬上回去。

△ 黃云翰起身掏錢付帳。

阿鳳姨：還沒吃完呢？要趕著走喔……那我給你打包啊。

△ 黃云翰急忙揮手，對阿鳳姨示意不用打包，阿金伯看見了黃云翰的難言之隱。

阿鳳姨：還這麼多，你愛吃的鵝肉呢……

阿金伯：噓（制止阿鳳姨）不要講，不用……

阿鳳姨：什麼不用，這麼多沒吃完浪費……

△ 黃云翰給了一個抱歉的神情與手勢，離開。

阿鳳姨：你是怎樣啦？

阿金伯：你沒看人家說不要，不要問也不要講，都不知道看人臉色。

阿鳳姨：（喃喃）你們這些男人都囉囉嗦嗦……

△ 阿鳳姨動手要收桌子，阿金伯搶著收。

阿金伯：我來，你手昨天才扭了，少動。

阿鳳姨：好啦，跟圓圓一樣，越來越囉唆。

△ 阿金伯收了桌子之後，拿了一罐藥膏給阿鳳姨推拿手。

阿鳳姨：什麼時候也換我們來中個幾億，我們中了以後去那個歐洲看看好不好，阿麗他們去年有去說很漂亮呢，我也沒坐過飛機，什麼時候也來體驗一下。

阿金伯：歐洲喔，好啊。你想去看什麼？

阿鳳姨：不知道呢，不是很多古蹟，啊，有啦，阿麗說風景很漂亮，房子一棟一棟跟拍電影一樣。

阿金伯：好啊。去法國吃麵包，去義大利吃麵，去德國喝啤酒。

阿鳳姨：好好好，喔，那要中好幾億才行。要是有中，真的是……。

（頓）阿金啊……

阿金伯：啥？

阿鳳姨：如果中獎喔，你去把人找一找啦。再怎麼說都是自己的老婆孩子……

△ 沉默。

阿金伯：（大聲）又講這個，說過了不要講。妳就不聽。

阿鳳姨：有那麼嚴重嗎？你大聲什麼？

阿金伯：我哪有大聲。

阿鳳姨：你還不大聲，要不要叫隔壁鄰居來聽聽看。

阿金伯：要不是你無聊講些有的沒的…

阿鳳姨：我無聊，我關心你叫無聊。好，我都不要管你，你回家，你衣服破了自己補、你衣服自己洗，你抽菸抽死算了，手錶是我買的還我，以後要吃什麼自己煮，那支筆也是我的……

阿金伯：這支筆是圓圓買給我的。

阿鳳姨：好……你那條內褲給我脫下來……

△ 兩人沉默，阿金伯嘆了嘆氣。

阿金伯：剛剛是狗在吠，我什麼都沒有講。

△ 阿金伯把抹布塞到阿鳳姨的手裡，阿鳳姨把抹布往桌上一扔，就是不看阿金伯。

阿金伯：都幾歲了還要使性子。快收一收啦。

△ 阿金伯說完就動手收拾，不理會阿鳳姨，阿鳳姨一坐了一會兒，起身收拾。

▲ 燈暗。

場次 9

- △ 療養院。一張椅子、一張桌子，陳母坐在輪椅上，背對觀眾。
- △ 紙鶴一串一串吊起來，像是窗簾一樣。
- △ 桌上擺著飯碗、餐具、水杯，一個小紙杯裡面放著藥丸。
- △ 陳寶兒出現在場邊，看著療養院的房間。

陳寶兒：（獨白）一週一次，有時候兩週一次，我必須來到這裡。帶著一包棒棒糖。我他媽超討厭吃棒棒糖，但我不能不吃，這是一種叫作「習慣」的行為，那個味道、那種舔咬啃的動作，包含我生命最腐爛的部分。失憶症引發憂鬱傾向，不記得事情也不太說話。她像是一個壞掉的記憶盒子，裡面儲存著我的過去，當然還有他的過去。其實真的是好事，有些事情記得比忘記不幸。這間他媽的小小爛爛的破房間一個月花我三萬五，我花了大部分的薪水，買了一個倉庫，照顧著我想要丟掉的一切。

△ 陳寶兒走進。

陳寶兒：嗨，妳好嗎？

△ 陳母動也不動。

△ 陳寶兒拿出紙鶴掛上。

陳寶兒：我帶紙鶴來了，把這些掛上去就有一千隻囉。開不開心？你跟男人交手一輩子，還相信這種掛一千隻紙鶴，心愛的人就會回來的傳說。他要有膽回來，正好，我每一天都在想，我見到他要說什麼，我有幾千個版本，每一個都會讓他生不如死。

△ 沉默。

陳寶兒：都幾點了妳還沒吃飯，我餵妳吃，好不好。

△ 陳寶兒把東西放桌上，捧起碗舀了一匙送到陳母嘴邊。

△ 陳母緊閉著嘴就是不動。

陳寶兒：快吃。護士小姐跟我說妳最近幾天都不吃飯也不吃藥。怎麼了？飯很難吃？藥很苦？還是……棒棒糖吃完了。

△ 陳母聽到棒棒糖才終於有了反應。

陳 母：啊……糖……

陳寶兒：吼，妳不可以這樣。這包東西我會交給護士小姐，如果有人不乖就沒得吃。（頓）扁嘴也沒用，林小姐，妳不吃飯不吃藥，這樣我很擔心……

陳 母：（伸手摸摸寶兒嘴唇）口紅……

陳寶兒：死都要愛漂亮。上次買給妳那支口紅呢，我幫妳補？在哪？

△ 陳母開始迴避陳寶兒。

陳寶兒：看我。東西呢？又弄丟了？林素華小姐那支 1,000 元啊，妳不要這樣搞我。妳以為我開銀行是不是，我他媽的只是個賣命的警察……

△ 陳母聽到「警察」顯得慌張，並要將臉遮起來。

陳 母：警察……啊……不要來……

陳寶兒：喂、喂……妳不要……沒事啊娘，不要怕警察怕成這樣。來，看我。

△ 陳寶兒將母親的手拉下，捧著母親的臉面對自己，很近很近的。

陳寶兒：我們再也不用躲警察了，現在我是警察，我會保護妳。

陳 母：妳……是誰？

陳寶兒：我是寶兒。

△ 陳寶兒無奈地拿出自己的化妝包幫陳母上妝。

陳寶兒：（上眼影）眼睛閉上，不要動喔。等一下給你塗紅色的口紅，那是男人最愛，塗上這個，包準今天會有一堆人跟妳告白。怎麼樣，妳隔壁房的那個光頭看起來蠻帥的，喜不喜歡？

△ 陳母咯咯偷笑，陳寶兒制止。

陳寶兒：別動。（頓）素華姐，男人這種東西你很清楚。他們雖然麻煩但還是有好處。當我第一次從男人那裏拿到錢的時候我就知道了。我必須花他們的錢照顧好自己，我才有能力可以照顧妳。我這樣是對的？嗯，這樣做是對的。

陳母：妳很漂亮……

陳寶兒：當然，你這是變相的稱讚自己嗎？（放下眼影，捧起飯碗）來，先吃飯吃藥才幫妳塗口紅。啊……吃啊，快點……

△ 陳母又開始緊閉嘴巴不肯吃，陳寶兒漸漸出現忍耐的微笑。

△ 陳母手揮來揮去把湯匙揮到地上。

△ 陳寶兒保持微笑，將湯匙撿起，擦拭乾淨，又挖了一口飯到陳母嘴邊。

△ 陳母仍然緊閉著嘴巴不肯吃，臉也開始左右閃躲，又將湯匙揮到地上。

△ 陳寶兒保持微笑，用力一拍將桌上的東西也掃到地上，陳母嚇了一跳。

△ 兩人沉默一會兒，陳母不敢動，陳寶兒將湯匙撿起來擦拭乾淨。

△ 陳母怯怯抓著陳寶兒拿著湯匙的手，挖了一匙飯。

△ 陳寶兒將飯送到陳母嘴邊，陳母張口吃下。

陳寶兒：好乖。

▲ 燈暗。

場次 10

（王貴珠家）

▲ 電鈴響，王貴珠開門。

王貴珠：誰呀？妳好……喂……喂……妳做什麼？

△ 謝佳瑩直接闖入王貴珠家。

謝佳瑩：妳家看起來蠻好的嘛，看起來沒有什麼奇怪的地方……

王貴珠：不是，妳有什麼事情嗎？這裡是我家，妳這樣不請自來，不太對吧。

謝佳瑩：我常常聽到一些不明的聲音，讓我受不了，想說來妳這裡看看。

王貴珠：妳這樣……我覺得很困擾。我家裡沒有什麼奇怪的聲音，而且如果沒有什麼重要的事……

謝佳瑩：當然有重要的事。我很忙的，沒空跟別人閒聊。

王貴珠：所以有何貴幹？

謝佳瑩：（遞出一個禮盒）這個，我喝的茶都是一級的大吉嶺紅茶，妳這個等級不適合我。妳還是自己留著吧！而且我也不習慣收來路不明、不知道牌子的東西。

王貴珠：（不接手）禮物送出去哪有收回的道理，不好意思，還勞煩黃太太親自拿來，再麻煩妳拿回去了。不送。

△ 謝佳瑩將禮盒往桌上一丟。

謝佳瑩：妳每天這樣製造噪音騷擾鄰居，怎麼，因為我請妳處理漏

水，不開心啊，要報復出氣是不是？

王貴珠：該做的我們都做了，漏水的事請早就解決，還有什麼問題嗎？

謝佳瑩：妳不正面回答就是心虛，一定是妳，除了妳還有誰。

王貴珠：身體不舒服要去看醫生，妳看妳，精神好像不太好。有可能需要去醫院掛著精神科，不然走在路上被別人以為是神經病、瘋子，這樣就不好了。

謝佳瑩：（激動的推王貴珠）妳……妳說什麼，妳自己露出馬腳。電話一定就是妳打的。敢說我是神經病是瘋子，我叫我老公……

王貴珠：做什麼動手動腳。黃先生真的很可悲，要伺候妳這種公主病的女人。溫柔一點，不然妳老公什麼時候離家出走不要妳了，都不知道。

△ 謝佳瑩抓起桌上的剪刀朝王貴珠逼近，王貴珠驚叫。

王貴珠：啊，妳做什麼……

謝佳瑩：你才有病，妳才瘋了……

王貴珠：妳不要過來……

△ 王貴珠對突然激動起來的謝佳瑩有些不知該如何是好，她害怕的，慢慢的朝門口移動。

△ 王貴珠要逃出門被謝佳瑩擋下來。

△ 王貴珠摔趴在地上，謝佳瑩用椅子壓在王貴珠身上，將她困在四支椅腳中間，頭、手、身體從不同的口伸出，王貴珠好像一隻海龜，驚扭激動的划動著手，試圖要掙脫。

△ 謝佳瑩拿了筆筒蹲到椅子上，王貴珠身體呈現奇怪扭曲的姿態，雙手不斷試圖揮動，推拉椅子，或著試圖抓住謝佳瑩，未果。

△ 謝佳瑩在椅子上或站或蹲或跳動。

王貴珠：妳要幹嘛？放開我……

謝佳瑩：（抓著椅子晃動）難道是椅子的聲音……叩叩叩叩……

王貴珠 啊……

謝佳瑩：還是這個。（拿筆丟王貴珠，朝頭手腳丟去，每丟一支，就模擬一次聲音）叩？咚咚？不像… 這個呢… 砰砰… 嘿，有可能……

王貴珠：啊……不要丟了……

謝佳瑩：（拿筆筒）這個一定最像…

△ 謝佳瑩將筆筒往地上砸，王貴珠嚇得不敢動，謝佳瑩扯起王貴珠的頭髮）

王貴珠：啊……

謝佳瑩：嘿，頭抬起來。妳不是很講究禮貌嗎？這樣跟人講話才有禮貌。

△ 王貴珠不說話，謝佳瑩用剪刀在王貴珠臉龐發出喀擦喀擦的聲音，王貴珠驚叫。

王貴珠：啊……

謝佳瑩：嗯，剪刀的聲音也有點像……到底妳是怎麼發出這些聲音的？

△ 謝佳瑩突然皺眉，專心聽了一下）

謝佳瑩：妳家還有人？裡面是什麼？那是什麼聲音？……

△ 謝佳瑩慢慢的拍打著自己的耳朵，似乎要聽清楚些什麼，動作越來越快，也漸漸狂暴。

△ 謝佳瑩在椅子上跳來跳去、左右環視。

△ 王貴珠嚇得不敢動。

謝佳瑩：到底是誰？什麼聲音……什麼聲音……什麼聲音……

△ 蕭立仁進門，謝佳瑩見有人來，將剪刀一丟，順勢跑出去。

△ 王貴珠因為驚嚇過度昏過去。

蕭立仁：媽……

▲ 燈暗。

場次 11

△ 警察局。一方桌，黃云翰、蕭立仁坐著，組長和王貴珠邊談話邊走近坐下。

△ 蕭立仁時不時盯著陳寶兒出神，陳寶兒從頭到尾沒有注意蕭立仁。

組長：這事可大可小，真要提告也不難，傷害、毀損、侮辱... 就看妳要怎麼做了。

王貴珠：就這樣吧，不想再說了。

△ 組長、王貴珠入座。

△ 陳寶兒將兩本筆錄攤在雙方面前。

組長：現場已經記錄了，筆錄都完成，你們看看有沒有問題或要補充修正，沒有的話請兩位當事人簽名。

△ 兩邊各自看筆錄、簽名。陳寶兒收回筆錄。

組長：還原事件發生，雙方陳述出入不大。王小姐受害的事實可以肯定。謝小姐這邊也認為王小姐家對她惡意騷擾。你們如果堅持提告，後續就你們自己去辦理，我們不干涉。

黃云翰：沒有，我們不會提告。

組長：如果你們打算和解……

王貴珠：不可能。

組長：我先講完。如果和解，就要寫和解書……

王貴珠：我說過不可能。

組長：我知道，但這是我該做的，讓我把該說的說完可以嗎？

△ 沉默，王貴珠別開眼。

組長：雙方如果願意和解，可以寫和解書，我們警方可以幫你們當調解人。

黃云翰：蕭太太，關於……這些……，我很抱歉。醫藥費的部分、毀損的部分我一定會全部負責……

王貴珠：這已經不是錢的問題。黃先生，我不接受道歉，你太太做出這種事……這種……你是明理人，怎麼會說出這種無理的話。

黃云翰：請等一等……

王貴珠：真的沒有什麼好說的。要和解，好啊，登報道歉，在四大報紙的頭版登道歉啟事。而且你太太必須在警察局的見證下給我下跪奉茶，如果這樣你們都願意，我可以考慮。

黃云翰：不……不是……真的很抱歉。但登報，我的岳父岳母……他們……這種消息對他們的公司形象受損，一旦我岳父介入這事，會變得更麻煩，對我們雙方都不是好事。我一定會盡力做到所有能做的，賠償、搬家……只要你給我時間……

王貴珠：意思是有錢有勢就有理，是吧！我現在打幾個電話就可以開記者會，要不要試試？我也認識幾個人，跑社會線、藝文線、財經商業線的都多少有一些。我倒要看看社會輿論壓力會壓在誰身上。

△ 王貴珠、蕭立仁準備離開，並不停下腳步。

△ 黃云翰情急之下，走到王貴珠面前跪下。

王貴珠：你這樣不會改變什麼……快起來……

組長：黃先生不用這樣子……

黃云翰：蕭太太，很對不起。這陣子的事情我都知道。佳瑩去貼公告、打電話報警、打電話騷擾你們，今天她又……又弄傷妳。我知道很為難，但是有沒有可能……想請妳考慮和解，只要妳願意，我一定會……

王貴珠：我不願意。

組長：你先起來，還有小孩子在，這樣不好看……

黃云翰：我……我就老實說……佳瑩生病了。

王貴珠：生病？

組長：什麼意思？

黃云翰：她有妄想症。她會不斷的用強烈的方式表達她所相信的事情。她變得很敏感，一點點事情都容易激怒她。她還……有幻聽的狀況……

王貴珠：幻聽？她幻聽，我也幻聽，誰沒幻聽？

黃云翰：不，是真的。會一直聽見一些聲音，目前她相信所有聲音是由……你們家這邊發生的。我之前已經帶她去看醫生，她自己還不知道，我沒有想到會越來越嚴重……

王貴珠：這種推託之詞也太荒謬了。

組長：黃先生你先起來。

黃云翰：請妳考慮和解，拜託妳……

王貴珠：她有病她自己不知道？

黃云翰：她不知道。一開始是醫生說先不要讓她知道，才不會抗拒接受治療。

王貴珠：我們也要過日子。

黃云翰：請再給我一些時間，我會盡快搬家。我會去跟醫生商量。該要讓她知道自己已經生病了的事情。我知道是我們的錯，但是蕭太太，真的請妳，考慮一下和解，我會盡快還給妳平靜的生活。

王貴珠：法院見。

組長：王姊……我覺得你可以考慮一下。第一，如果她真的生病，跟一個病人計較實在沒有必要。第二，訴訟結果可能因為她生病的關係會有影響。第三，妳最近剛出書，負面新聞都不是好事。

王貴珠：連你也這樣。現在是我幻聽嗎？我怎麼覺得你們說的話我聽不太懂啊？嗯？

陳寶兒：和解並不是沒有賠償。王小姐是聰明人，現在情況的確不建議提告，因為上法院對妳不見得有利。

王貴珠：你們哪個人沒有過自以為聽到手機鈴響，或者是路上聽到有人在叫你，以為有腳步聲還是收音機沒關。我懷疑你們現在每一個人都在幻聽，不知道聽到了什麼，以為她這樣做情有可原，以為她這樣是對的，你們在顛倒黑白、不知是非。

△ 沉默。

王貴珠：怎麼？現在是群眾壓力，還是多數暴力？

蕭立仁：媽……大家說得很有道理。

王貴珠：你還敢講話。看自己家裡受委屈，還一個勁的幫外人說話。她給你什麼好處，請你吃幾個餅乾就收買你了嗎？怎麼會這麼不懂事，平常要你多學多看，你就不聽，一天到晚只知道跑出去混，一點想法定見都沒有，你這樣以後怎麼…

組長：好了，王姊。（安撫）不要在這邊罵孩子。

王貴珠：你們都不用說了，事情該怎麼樣就是怎麼樣。

陳寶兒：那就提告。只是也可能會被認為是為新書炒新聞，這樣也無所謂嗎？

組長：寶兒！

黃云翰：蕭太太……我……真的不可能嗎？

組長：王姊，黃先生已經展現他的誠意…

王貴珠：誰說我炒新聞，我就連她一起告。怎麼，一個小小分局裡的小女警也要教我做人處事的道理。妳來這裡多久？妳弄清楚妳在跟誰說話沒有？警察就該做好份內的事，為我們老百姓處理事情、主持正義。妳這樣看誰可憐就幫誰，當不了好警察。

△ 組長捏了捏陳寶兒的肩膀，給一個安撫的眼神，要陳寶兒不要在意。

△ 陳寶兒與組長兩人眼神交流與小動作，蕭立仁都看在眼裡。

王貴珠：黃先生，誰做錯事誰擔當。你就這樣寵你太太，讓她一點負責任的能力都沒有。她會做錯一次就會有第二次，你每次都要幫他下跪嗎？你應該要感到丟臉，她今天會生病，說不定還是因為你沒有好好照顧。說不定，但是有可能嘛。夫妻是一體，有任何事情要好好溝通，如果不能溝通那就是你的問題啊。是你縱容她這個樣子。她要是傷害任何人，你應該第一個被判刑。我的新書裡，我以我自己的例子還有很多身邊朋友的故事來說明。怎麼樣才是真正的夫妻相處之道，我送你一本你好好讀。你要為你的人生找到日出，找到出口。不是這樣一直幫她，你能幫到什麼時候。你們每一個人都一樣，你們能幫到什麼時候。

△ 眾人無語。黃云翰無奈、蕭立仁尷尬難堪、組長、陳寶兒交換了一個無法善了的眼神。

▲ 燈暗。

場次 12

△ 診間，舒適的沙發桌椅，醫生正在泡茶。

△ 黃云翰站在診間外。

黃云翰：（獨白）第一次踏進這裡，是因為我覺得自己快要溺死了。每當有人用羨慕的語氣說，「小黃真好，一畢業就結婚，太太又美麗又能幹，是個氣質的企業千金。小黃真幸運，根本人生勝利組。」我的笑容好像是一塊橡膠面具，只要不笑了就會有人問，你是不是心情不好。我沒有心情不好，我不會心情不好，我不可以心情不好。

△ 黃云翰進入診間。

△ 心理醫生遞了一杯茶給黃云翰。

醫生：那，無咖啡因的玫瑰花茶。

黃云翰：謝謝。我好累。她最近開始鎖門，一直覺得有人要傷害她，無論我按電鈴、打電話，她都不會有回應。而且她在鄰居那邊鬧了很多事情。我真的快受不了了。

醫生：看樣子情況是變嚴重了。我懷疑她沒有吃藥。

△ 黃云翰噙了一口茶。

醫生：喝慢點。我覺得可能是時候要讓她跟她家裡知道狀況……

黃云翰：他們要是知道她生病了，會很麻煩。她爸媽對我……

醫生：但有些會刺激到病人的話不能說，她身邊的人都要知道。

（頓）為什麼不能說？

黃云翰：……我沒有跟妳說我們為什麼大學一畢業就結婚。有一次騎車載她出去玩出車禍，我沒什麼事，但是她頭撞破了，右大腿和骨盆骨折，可能會影響生育。她爸爸要告我過失傷害，後來是她求情說要跟我結婚……我們就結婚了。

醫生：所以她頭部真的有受過傷。

△ 黃云翰又要拿起茶杯，醫生按住他的手。

醫生：喝慢點好嗎？

黃云翰：結婚十年，她從來沒有在我家的鵝肉店吃過一次飯。她爸爸一直覺得有我這女婿很丟臉，但我不想去他們家的公司……

△ 黃云翰起身脫下西裝外套。醫生走上前接下了外套拋在椅子上，幫黃云翰拉開領帶，解開領子的釦子。將他按坐在沙發上，側坐在他身上，與場次3最後謝佳瑩的姿勢一樣，唯一不同的是，黃云翰緊緊抱著醫生，將自己埋在她的肩頸旁。

黃云翰：還好有妳，如果當初我沒有走進妳的診間諮商，我早就被這一切逼瘋了。我最喜歡這樣抱著妳，每次這樣抱著妳，我就覺得什麼都夠了。

醫生：還要多久？這樣下去，我常常要擔心，你對我是移情，還是愛情？

黃云翰：我愛妳。真的。這一年有妳我才覺得日子終於好過一點。像個有尊嚴的人。我知道我這樣……對妳很抱歉，但……她現在這樣子，我不可能跟她離婚。我知道這樣很委屈妳，我不知道還要多久。（頓）戒指先還我，我跟她說忘記放在公司哪裡，再找不到她會跟我翻臉。

醫生：你知道我要的是什麼。

黃云翰：我知道。

△ 沉默。

黃云翰：生日那天妳跑來公司嚇死我了，還好沒有人看過她，以後別這樣了好嗎？

醫生：就因為沒有人看過她。生日的時候，老婆來幫你送午餐給你慶生，這樣不好嗎？同事羨慕你，你也很有面子。（頓）怎麼了？生氣囉？

黃云翰：沒有……

醫生：開個小玩笑，不要生氣嘛。

黃云翰：都是我不好。再等等，一定有辦法的好嗎？今天不用趕著回去，等等去妳家。脖子肩膀還是好酸，你再幫我按一下好嗎？

△ 醫生翻開黃云翰的領子，將手伸進去。

▲ 燈暗。

場次 13

（陳寶兒家，較前一場乾淨整齊，夜店裝扮和五顏六色的服飾都換成了單色日系風格的衣服）

△ 陳寶兒準備出門，開了門，蕭立仁闖入。

蕭立仁：寶兒……

陳寶兒：（嚇一跳）啊？你來幹嘛？

蕭立仁：妳……我……今天去警局沒看到妳……

陳寶兒：你跟蹤我？要不要乾脆弄個望遠鏡看我每天什麼時候出門、什麼時候回家？

蕭立仁：妳都沒接我電話……

陳寶兒：我沒接電話就是不想接。

蕭立仁：妳……心情不好？

陳寶兒：何以見得？

蕭立仁：因為妳在……假笑。

△ 沉默。

陳寶兒：小朋友，遊戲結束了。

蕭立仁：妳不要亂講話。妳每次心情不好就亂講話。妳只是因為我太黏人了所以在氣我，我會改，妳不喜歡的我都改。（拿出棒棒糖）我有帶棒棒糖，吃完就不氣囉，我們和好。

△ 陳寶兒對糖果視而不見，也不接手。蕭立仁硬將糖果塞到她手中。

蕭立仁：拿好。我知道妳從不低頭，沒關係，是我的錯，我幫妳拿好。

△ 陳寶兒將棒棒糖丟掉，蕭立仁將棒棒糖撿起來，抓起陳寶兒的手，硬將糖握在她手上，陳寶兒不反抗，但也不配合。

蕭立仁：不可以任性喔，不可以這樣，妳不可以這樣。我這麼努力，照顧妳、對妳好、讓妳開心……

陳寶兒：聽好。我知道你很努力，我也很喜歡你，我們在一起的時候也很開心。你很好，真的，只是，差不多該結束了。

蕭立仁：為什麼？

△ 沉默。

蕭立仁：是不是……妳跟鄭叔叔，你們……是不是？

△ 沉默。

蕭立仁：妳連衣服都變了。妳就這麼喜歡他？妳喜歡他上妳嗎？他知道妳喜歡鏢著手鏢幹嗎？他知道妳喜歡當強暴的那個人嗎？他知道妳喜歡用腳讓男人射嗎？他知道妳最喜歡用手槍自幹嗎？

陳寶兒：對。他不知道。他只是個平凡無聊的中年男子，每天早睡早起，最喜歡去爬山釣魚。他幹我的時候從插進去到拔出來前後不過三分鐘。他永遠都只有一種毫無感覺的體位，上床像是上廁所、上班一樣的例行公事。他的皮膚粗糙，臉上有也老人斑，一點都不像你這個肉體青春讓我爽翻天高潮不斷的人渣，這樣可以嗎？

△ 沉默。

蕭立仁：我愛妳，真的，跟妳在一起我覺得好自由，好像終於可以喘口氣，我這輩子沒那麼瘋狂過，可以自由的跳舞、亂說話、大吼大叫……妳讓我想計畫未來。

陳寶兒：你愛我，你愛我什麼？你不過就是一個逃家的少年，從你媽媽那裡逃到我這裡。看，你有沒有發現？你跟你媽根本一個樣，你媽怎麼管你，你就想加倍的管我。不斷的打電話，沒事就到警局門外偷看我在不在。你們都很習慣把別人計畫在自己的計畫裡。我管你計畫什麼，關我屁事啊。我要的跟你不一樣，你也給不起。

蕭立仁：妳要什麼？妳這麼肯定他就能？

陳寶兒：或許吧。

△ 沉默。

蕭立仁：你喜歡我嗎？

陳寶兒：是。

蕭立仁：你想分手？

陳寶兒：是。

蕭立仁：你在玩我嗎？

陳寶兒：……我說過，沒有所謂玩笑，所有發生的事情都是真的。

蕭立仁：因為鄭叔叔嗎？

陳寶兒：……算是。

蕭立仁：他比我好？

陳寶兒：不能這樣比。

蕭立仁那為什麼？

陳寶兒：……就是時候了吧。而且，你該走了。

蕭立仁：不要。

△ 蕭立仁拉住陳寶兒讓她貼在自己身上，給她一個奮力的擁抱。

蕭立仁：喜歡我上你嗎？

陳寶兒：（頓）是。

△ 兩人開始接吻，用力的拉扯對方的衣服。

△ 當陳寶兒又要綁起蕭立仁的手，蕭立仁搶走陳寶兒手中的腰帶，將她的手綁起來。

蕭立仁：該輪到我了。

△ 蕭立仁將陳寶兒雙手反綁，腹部抵在椅背上，將手伸進她的裙子裡，把底褲扯下。動手解自己的褲頭。

△ 組長開門進，衝上前去狠揍蕭立仁一頓。

△ 蕭立仁被揍倒在地，組長解開陳寶兒的手。接著要把蕭立仁銬起來。

陳寶兒：算了。讓他走吧！

組長：快滾。

蕭立仁：話沒說清楚我不走……

組長：去跟你媽說，看看她對於你酒駕、駕照吊扣、強姦未遂有什麼想法。

蕭立仁：不要再拿我媽壓我，跟我媽沒有關係…

組長：等你長大了再來跟我說這話。現在要嘛你滾，要不然我打電話請你媽來一趟……

蕭立仁：我媽來又怎麼樣，我就是要她給我一個交代，我不分手就是不分。你這個第三者有什麼好說……

△ 組長動手打電話。

蕭立仁：你幹嘛……

組長：你說呢？喂，王姊，有個人要跟妳說話，妳稍等……（將電話對著蕭立仁）快說啊……

△ 沉默。

△ 蕭立仁動手要搶組長的手機，組長閃過。

組長：做什麼？不是不怕，那就說話啊。把你想說的都說出來。

△ 組長拿著手機朝蕭立仁逼近，蕭立仁退了幾步，瞪視著組長嘲笑的表情，終於受不了的對著電話大吼。

蕭立仁：我操，莫名其妙，你有什麼毛病。高興就把人拉來玩玩，不高興就把人一把推出去。一下關在籠子裡，一下又要出來雜耍逗你開心。根本沒人管我的感受，沒有人管我死活，我受夠了。我再也不會聽你的，我再也不會聽任何人的，你們一個一個都去死。去死。

△ 蕭立仁離開。

組長：真像隻猴子。

陳寶兒：他只是個小孩，你何必……

組長：根本沒有打出去，對付這種小屁孩，嚇嚇他就夠了。有沒有受傷？

陳寶兒：沒事。

△ 兩人沉默，陳寶兒整理自己，組長坐著看，似乎都在等對方先開口。

陳寶兒：不是約了在餐廳，怎麼跑來？

組長：去開個會忙到剛剛，想說直接過來。還好我有過來。（頓）寶兒……

陳寶兒：嗯？

組長：我說過，這個小男生，跟他牽上關係很麻煩，妳怎麼就是不聽。（頓）我都知道。關於妳的所有事情。

陳寶兒：我？

組長：嗯，包括妳調職的原因。

△ 沉默。

組長：妳不是因為家裡需要，是因為和隊長。

陳寶兒：你調查我？

組長：這還用不到調查，妳的上一個長官是我直屬學長。

陳寶兒：所以，你在看笑話？

組長：不是。人都有過去，也都有未來。我很欣賞妳，真的。在這行久了，什麼樣的人都看過。對於過去沒什麼好在意，重要的是未來要怎麼過。女孩子，終究要回歸家庭嘛。妳看妳這樣的裝扮挺好啊，清清秀秀的，女孩子不要濃妝豔抹，穿著誇張。尤其妳當警察，更不可以這樣。我想妳願意跟我開始，也是同意我的看法不是嗎？你跟小男生的事情我睜隻眼閉隻眼，但是妳要知道分寸，人往高處爬，不要一直把自己弄得很低下。

陳寶兒：（笑）低下？

組長：以後不可以這樣囉。

陳寶兒：怎樣？約砲、一夜情、不倫戀？

組長：那些都過去了，只要妳不再犯，我不會嫌棄妳的。

陳寶兒：嫌棄？你有什麼毛病，你嫌棄我？

組長：我不是那個意思……

陳寶兒：你是。你們每一個人都是。我長官有沒有告訴你那個王八蛋在事情被發現之後是怎麼把錯推到我身上？這事情一個巴掌拍不響，勾引有婦之夫這種罪名也能成立，誰勾引誰還不知道呢。他讓他自己全身而退，讓我死得很難看。口口聲聲說愛你的人，該要活命的時候也是會咬死你的。我好好過我的日子，犯到你們了嗎？我跟誰幹在一起，用得著你們嫌不嫌棄嗎？

組長：……妳……

陳寶兒：這就是我。你覺得很低下的我。你還要聽更難聽的嗎？如果沒有什麼要說，你請便。喔，記得，是我甩了你，不是你嫌棄我。（停頓）滾。

△ 組長拿出陳寶兒家的鑰匙。

組長：妳要聽勸。不要弄到最後跟妳媽媽一樣，過去爛了，未來也沒了。

陳寶兒：（臉色一沉）原來組長還是一名偵探啊……，快滾。

△ 組長將鑰匙放在桌上，離開。

△ 陳寶兒拆了一支棒棒糖。

陳寶兒：嘴巴有棒棒糖的時候就不能出聲。噓，不管看到什麼、聽到什麼、感覺到什麼都不可以出聲。這個遊戲妳從小就是第一名。妳最棒了，從小就是第一名。

△ 陳寶兒將棒棒糖塞進嘴裡。

▲ 燈暗。

場次 14-1

▲ 街道車聲，急速的聲音。

△ 蕭立仁坐在機車上，四周暗。

蕭立仁：啊哈，爽！我飛起來了……飛起來了……媽，妳從來就沒有看見過我。我做了妳不准我做的事情妳才會看見我……
喔耶，喔耶……沒有紅綠燈。（急停）靠，不是沒有紅燈嗎？（從口袋拿出酒喝一口）我真的這麼鳥嗎？不是吧！我很努力耶，妳要我乖我就乖，妳要考第一我就考第一，妳要我不准騎車，我就……綠燈了……掰……。媽……對不起，我不是真的要妳去死。我愛妳……I love you、愛してる、사랑해요……。都是她害的，媽的爛警察……

場次 14-2

△ 時鐘滴答聲，時間凌晨。謝佳瑩家客廳，電話聲持續響著。謝佳瑩穿著睡衣出來接電話。

謝佳瑩：妳說話啊，你說我病了？我看有病的是妳，莫名其妙。

△ 謝佳瑩掛上電話，不久，電話鈴聲又響起。

謝佳瑩：我叫妳不要再打來了。

△ 謝佳瑩把外套衣服，所有可以拿到的東西都蓋到電話上面，電

話聲還是一直響。謝佳瑩接起電話。

謝佳瑩：我要報警，我告死妳，說我瘋了，我老公會相信我，他會，
他不會，他不會，妳不要亂說……

△ 謝佳瑩把電話掛掉並摔到地上，人癱坐在椅子上，又氣又驚嚇。

△ 黃云翰拖著行李進門，被凌亂的場景嚇到。

黃云翰：怎麼了？發生什麼事情？

謝佳瑩：你回來了。

黃云翰：事情提早結束就先回來。到底怎麼了？

謝佳瑩：電話一直響……還有，有個女人一直說我瘋了。

黃云翰：沒事了。乖，沒事了。妳有沒有按時吃藥？那個只是幻覺。
她不能傷害妳。妳沒瘋，只是生病了，就像感冒一樣，吃
藥、休息、好好睡覺就會好了。先去睡覺了，好不好。

謝佳瑩：真的？我沒事？

黃云翰：對，妳沒事。

謝佳瑩：你相信我嗎？有一個女人一直打電話來，電話一直響一直
響一直響……，你相信我嗎？

黃云翰：那個不是真的……

謝佳瑩：你不相信我，你覺得我瘋了對不對……你覺得我瘋了對不
對？

△ 謝佳瑩抓著黃云翰一直重複說著。

△ 黃云翰抓緊謝佳瑩的肩，忍耐的、一字一句地用力說著。

黃云翰：聽好，那個只是幻覺，意思就是沒有人打電話來，沒有人
要傷害妳，沒有，沒有任何人。現在，去睡覺。

△ 謝佳瑩平靜下來，黃云翰放開她，隨意收拾了一下混亂的場
面。將電話擺放歸位，話筒放好。

黃云翰：我出差很累，坐了很久的飛機，我先去睡了。

△ 電話鈴聲響，黃云翰止住腳步，謝佳瑩有如中獎一般的驚喜大喊。

謝佳瑩：電話響了！你停下來表示你聽到了。不要否認，電話響的時候你頓了一下，你還轉頭看電話，你眉頭皺了，你的表情告訴我你有聽到聲音，你的姿勢維持了三秒鐘都沒有動。電話真的響了，鈴鈴鈴鈴……鈴鈴鈴鈴……你聽，是真的，鈴鈴鈴鈴……。我按擴音，你聽你聽……

△ 謝佳瑩將電話按了擴音，電話裡傳來醫生的聲音。

醫生 os：又聽到電話聲了嗎？妳誤會了喔，沒有聲音，這一切都是妳的想像，因為妳已經瘋了……換妳不說話嗎？也好，不管妳說什麼，都不會有人相信妳……

△ 黃云翰將電話切斷。

謝佳瑩：你有聽到對不對，這是真的對不對，我沒有瘋，我說的都是真的。

黃云翰：……是……對，沒有關係，沒關係喔，沒事……沒事。

△ 謝佳瑩抱著黃云翰。

謝佳瑩：老公，你也聽到了。我沒事……我沒病……我很好……

△ 謝佳瑩盯著電話，對著電話大叫。

謝佳瑩：是不是又打來了？她又打來了是不是，老公，你有沒有聽到……有沒有……有沒有……

△ 黃云翰緊緊抱著謝佳瑩。

黃云翰：噓……沒事了……。只是幻聽嘛，沒有關係的。這個世界就是一座精神病院，每個人多少都有一點幻聽幻覺什麼的。沒事的……

▲ 電話鈴響。

▲ 燈暗。

場次 14-3

▲ 時間滴答滴答聲。

△ 王貴珠拿起手機撥打，對方沒有接起，她持續撥打多回，放棄。

△ 王貴珠拿起一旁亡夫的照片。

王貴珠：個性像你長得像你。（頓）越大越像你，現在，跟你一樣，會對我說謊了。

△ 王貴珠從抽屜中拿出一雙高跟舞鞋，拿著舞鞋在地上敲著舞步，發出叩叩叩叩的聲音。

▲ 空間安靜無聲，只有鞋跟敲地的聲音持續一會兒

王貴珠：碰恰恰、碰恰恰、碰恰恰……我不喜歡你跳舞，我恨你抱著貴琳的樣子。（穿上舞鞋）那是我妹妹啊，我告訴自己兩千次、兩萬次不要想太多，不過就是姊夫和小姨子。你們每次一起跳舞的樣子都讓我快要發瘋。（踩著一些不熟的舞步轉圈）為什麼……出事的時候是她在你身邊。（沉默）十二年，我一直很想問，你們，有沒有曾經對不起我？

▲ 王貴珠在寂靜的空間中，持續著踩出叩叩叩叩聲音的舞步。

▲ 燈暗。

場次 14-4

▲ 組長手機響。

組長：喂。喔，是，不好意思，訂位取消。

△ 組長拿出一個戒指盒，拿出戒指，欲丟，又收回放好。

△ 撥打電話。

組長：喂，吃飯沒，我想去居酒屋喝一杯。好啊，討論一下奇萊北峰的分組要怎麼分。

▲ 燈暗。

場次 14-5

（阿鳳姨阿金伯散步）

阿金伯：阿鳳，那個……（拿起一張紙）你看看，我們去這個好不好？

阿鳳姨：這啥？（看紙）歐洲旅遊團……哪裡來的錢……

阿金伯：妳不要管哪裡來，就去啦，我跟圓圓說過了，她說好。

阿鳳姨：要花很多錢。不要啦。省一點。每個月房租、店租、水電費，圓圓也還在助學貸款……以後再說……

阿金伯：趁現在還走得動快去，等以後要等到什麼時候。錢有啦，之前幫「賴皮」做工，那個錢下來了。

阿鳳姨：……飛機要坐多久？要坐兩天吧。

阿金伯：阿知。想睡就睡，不想睡就看電影。

阿鳳姨：要坐這麼久……，不行啦。

阿金伯：又怎麼樣？不是想去，現在有時間有錢，你是什麼問題？

阿鳳姨：反正不要啦。要不然去近一點，香港好了。

阿金伯：說想去歐洲也是你講，到底是怎麼樣？我什麼都幫你準備好，你是在番什麼？你給我講清楚。

阿鳳姨：（小聲）……會癢啦……

阿金伯：什麼？大聲一點？

阿鳳姨：（小聲）坐久會痛啦……唉呀……不要講了……

阿金伯：（突然明白）又發起來了？不是看過醫生？

△ 蕭立仁在另一邊。

▲ 咚茲咚茲咚茲的夜店音樂和他的手機鈴聲一起響起，越響越大聲，變奏成詭異的音樂。

蕭立仁：我覺得我在旋轉，呵呵呵呵……我在轉……，好暈好暈好快好快……。媽的爛警察我看到你了，你去死，去死……（阿鳳姨阿金伯身上出現車燈的光）

阿金伯：痔瘡就痔瘡，又不是什麼大病，有什麼不好講？難怪你最近去便所都去很久……

阿鳳姨：慙慙啦，是我的又不是你的，喊這麼大聲幹嘛？那癢起來是要死，要抓又不能抓，就像有螞蟻在傷口上爬。就很像用糖醃著一樣。

阿金伯：那看醫生就好了。一點點事情也要大驚小怪。就會唸我抽菸，你還不是不吃水果，你就是水果吃太少……

阿鳳姨：對啦，要吃水果吃菜我知道啦。反正不要就不要，我的屁股又不是你的，你這麼喜歡屁股給人家看你去。不是最喜歡炫耀護士小姐稱讚你屁股很嫩，可以當明星。

△ 阿金伯牽阿鳳姨的手過馬路。

阿金伯：番幣巴……不要跟你講……。 (頓) 每次人家給你準備好，你就意見一堆。這也不好那也不好，明明心裡也想，就愛嫌東嫌西。我去跟「賴皮」做工有多累，拉那個電線有多重。我這輩子還沒有為了一個事情特別存錢。做的都是少年仔，要不是欠人手，我還沒辦法去做……

△ 馬路過一半，阿鳳姨將手甩開，硬是不走。

阿金伯：做啥！快過。不要在路中間使性子……

阿鳳姨：我最討厭你說我使性子……

阿金伯：有夠番耶你……

△ 阿金伯和阿鳳姨在路中間拉扯，身上車燈的光越來越亮。

▲ 蕭立仁燈暗。

△ 阿金伯慢動作的將阿鳳姨推開，兩人慢動作翻倒，燈光在他們中間亂跑，停在阿金伯身上。

▲ 急撞的聲音。

▲ 燈暗。

場次 14-6

▲ 心跳儀器的死亡聲音。

(醫院。阿金伯在病床上，蓋著白布。)

△ 阿鳳姨坐在一旁，驚魂未定，神色呆滯。

△ 陳寶兒穿著便服趕至。

(醫院。阿金伯在病床上，全身白布蓋著。阿鳳姨坐在一旁，驚魂未定，神色呆滯。陳寶兒穿著便服趕至。)

陳寶兒：阿姨，圓圓打電話來說你們出事了。怎麼弄成這樣？

△ 阿鳳姨搖頭，陳寶兒握住阿鳳姨的手，輕輕地拍撫。

阿鳳姨：我也不知道，一個少年仔喝酒……他推開我，救護車來……我們就在這裡。我不知道……剛剛警察說……我什麼我不知道。警察來……醫生也來……護士來……我在另一邊坐，他們也不讓我進去……他被送來就……這樣了……就這樣了……。阿，有幾個穿黑衣服、黑長褲的，頭髮梳得黑金黑金，臉上沒什麼表情。一直跟我說，放心放心放心……人都躺在那裡我放什麼心……

陳寶兒：阿姨……

阿鳳姨：那裏啦……一堆什麼單、名片，問什麼東西，還有寫了一些要注意，我不知道，妳自己看。

△ 阿鳳姨指了指旁邊，放著阿金伯的證件，一些單據紙張。陳寶兒拿起來看，看到阿金伯的身份證，一愣。

陳寶兒：……陳金水……林素華，這是……

阿鳳姨：（揮揮手）以前的事……

△ 陳寶兒坐到床邊，看著阿金伯。

△ 沉默，許久。

△ 陳寶兒輕輕的低下頭，將臉貼近蓋著白布的阿金伯，輕輕的啜泣。

△ 阿鳳姨彷彿聽見啜泣聲，又不太確定，仔細聽了好一會兒，才確定是寶兒發出的，她直盯著寶兒看。

阿鳳姨：阿寶……你……

△ 陳寶兒坐起身。

陳寶兒：人剛走的時候，不知道聽不聽得到？

阿鳳姨：我有叫他，叫他要記得回來……

△ 沈默。

▲ 燈光轉換，光打在阿鳳姨身上，四周暗。

阿鳳姨：我還沒跟你說謝謝，我們還沒……還沒……真對不起，都是因為我。（頓）是說走了也好，你甘苦一世人，現在可以不用再擔心害怕，這樣……比較幸福。

△ 阿鳳姨看著阿金伯，靜靜的留著眼淚，不語，良久。

▲ 阿鳳姨身上燈光漸收，陳寶兒身上燈光漸亮，四周暗。

陳寶兒：這一切……到底算是什麼呀？陳金水，我跟媽為了這三個字吃了多少苦。我好像在一個莫名其妙的劇本裡，規定我該做什麼事情，該說什麼臺詞，逼我走一步又一步，任憑我自己去摔去成長去賺錢去活命。好，我把自己的眼睛矇起來，我走、我爬、我逃……我用盡我全部的力氣，然後我站起來，我站得直直的。我是陳寶兒。現在在我面前的是一個名為父親的身體，冰冰的、僵硬的，我摸到了。（笑）哼，他死了。我好像走到劇本的最後一頁，我應該要哭的，我應該要大笑的，但是我哭不出來也笑不出來，我只能在這邊安慰一個失去愛人的阿姨，要她節哀順變。一切都白搭了，這麼辛苦的掙扎著、活著，卻像是一篇笑話。我被這個爛劇本包圍了，即使睜開眼睛，我的眼前仍然一片黑。

▲ 陳寶兒燈光收，阿金伯身上燈光漸亮，四周暗。

△ 阿金伯推開白布，坐起身。

阿金伯：人怎麼輕飄飄的，有點昏。啊，還有好多事情沒有辦，天亮以後要去領錢、訂機票，要買一個大一點的皮箱、要帶

阿鳳去看醫生，看個痔瘡也要唸半天。東西都還沒收，去十天要帶什麼？……要準備一個隨身背包。還有……寶寶畫的卡片。我永遠不會忘記寶寶在我身上爬，怎麼樣也不下來，一定要掛在我身上。我一直都把她帶在身上。但，我想不起來她的樣子。想忘的忘不掉，想記的記不起來。人喔，還是要努力記得，努力忘記，就算什麼都會不見。等等要記得寫下來才行。……喔，不知道有沒有地方洗衣服？要不要帶洗衣粉？襪子要帶幾雙？牙刷要買新的……還有萬金油、痠痛膏，阿鳳的藥……

▲ 燈光在阿金伯的碎語中漸暗。

全劇終

評審意見

〈等天亮〉

紀蔚然老師

本劇結構複雜，敘述多方進行，最後又糾結一塊；既各自成立，又互有撞擊。「陳寶兒」那條線的處理，頗為精彩；而「謝佳瑩」那條線的轉折更是漂亮。除了開場「王貴珠」的獨白稍微弱了點以外，其他獨白的處理頗為俐落：以事件烘托人物的心情，而不會太過直白。可惜，在人物塑造上，本劇稍有不足之處。例如，「黃云翰」有時讓人感覺已是成年男子，有時又好像稚氣太深，有點前後不搭。又如，其他幾位人物的厚度還可加強。不過，整體而言，絕對是佳作。

得獎感言 廖雪君

〈等天亮〉寫的是「人生很苦，掙扎無用，但還是要努力掙扎，因為要好好活著」。人們用盡了各樣的方法，無論是積極的亦或是消極的，都只為了讓自己好好活著。有時，會沾沾自喜，覺得一切都在掌握之中，有時，會突然發現原來那些以為掌握了的一切，只是人生歷程玩弄的笑話。

寫完了〈等天亮〉，我也面對了我生命中的掙扎與緊張。我跟許多人一樣，認真努力卻也難免受傷，受了傷天亮以後也還是繼續日常生活該發生的事情。我悲觀，源自於我的性格。我不悲觀，因著我認識掌管生命的主。天亮了嗎？不知道，人生很難說。但在我的心中深知……

「我的心等候主，勝於守夜的等候天亮，勝於守夜的等候天亮。」
(詩篇 130：6)